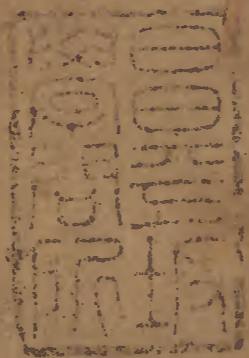


右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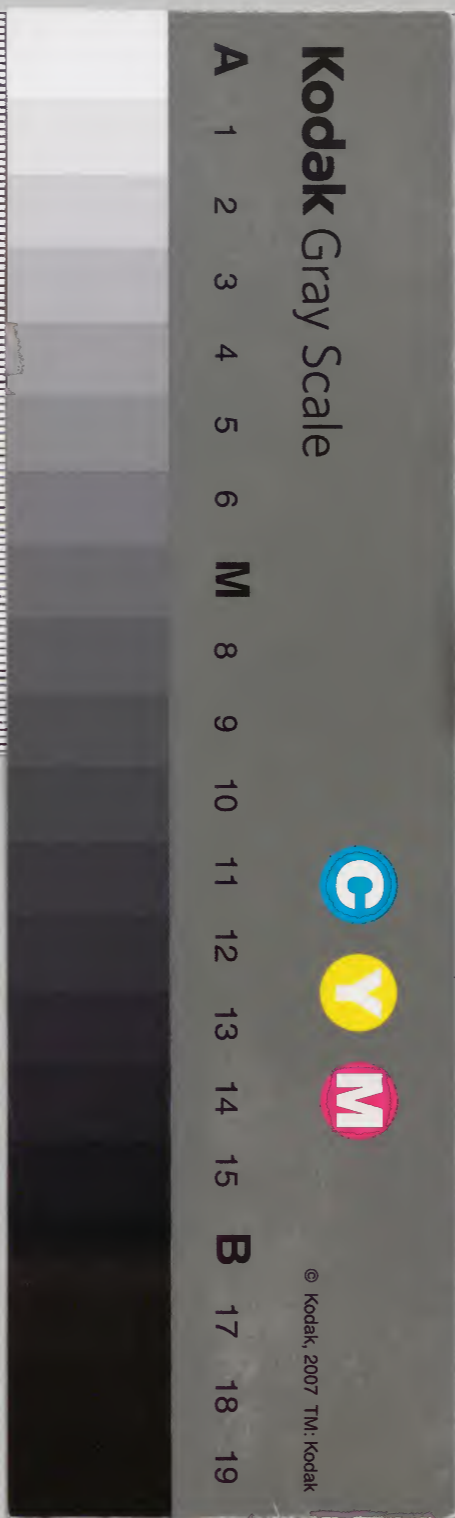
三十一之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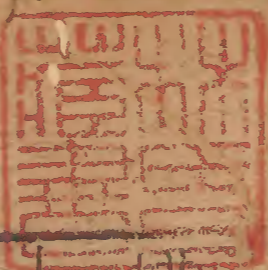


漢書門			
三	一	九	八
五	〇	〇	〇
冊	架	函	號

內閣文庫			
二	八	八	漢
八	〇	〇	書
函	三	〇	類
架	冊	七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8907
冊數	35 ( 21 )
函號	287. 35





荆川先生右編目錄

卷三十一

戶一

賦田論用田賦

論積貯

論貴粟

論限民名田

聚人議

乞從京東西起首勸課

論河北流民到京西乞分給土田

上漢文帝

上文帝

上武帝

上宋太宗

上太宗

補

補

補

賈誼

晁錯

董仲舒

陳靖

陳靖

戶部

卷三十一

三頁十五

李朝

上神宗

民事中論墾田

上孝宗

富弼

民事下論井田

上孝宗

葉適

論井田

上元成宗

鄭介夫

稅論兩稅之弊須有釐革

上唐德宗

陸贄

請兩稅以布帛為額不計錢數

上德宗

陸贄

論長吏以增戶加稅闢田為課績

上德宗

陸贄

論稅期限迫促

上德宗

陸贄

論兼併之家私歛重於公稅

上德宗

陸贄

賑乞請以稅茶錢置義倉以備水旱

上德宗

陸贄

論淮西管內水損處請同諸道遣宣慰使狀

上德宗

陸贄

乞賑濟河北饑民

上宋真宗

田錫

論水旱之本重歛宜戒

上仁宗

范鎮

乞選河北監司賑濟饑民

上神宗

司馬光

乞復義倉以備凶歲 上哲宗

上官均

乞預備來年救饑之術 上哲宗

蘇軾

論積欠宜寬 上哲宗

蘇軾

荆川先生右編卷三十一

都察院僉都御史毗陵唐順之編纂

南京國子監祭酒豫章劉曰寧補遺

司業吳興朱國禎校定

戶一

論用田賦

季孫欲以田賦使冉有訪諸仲尼仲尼曰丘不識也  
三發卒曰子爲國老待子而行若之何子之不言也  
仲尼不對而私於冉有曰君子之行也度於禮施取  
其厚事舉其中歛從其薄如是則以丘亦足矣若不

度於禮而貪冒無厭則雖以田賦將又不足且子季孫若欲行而法則周公之典在若欲苟而行又何訪焉弗聽

論積貯

賈誼

漢文帝卽位躬脩儉節思安百姓時民近戰國皆背本趨末誼上疏

筦子曰倉廩實而知禮節民不足而可治者自古及今未之嘗聞古之人曰一夫不耕或受之饑一女不織或受之寒生之有時而用之無度則物力必屈古之治天下至纖至悉故其蓄積足恃今背本而趨末食者甚衆是天下之大殘也淫侈之俗日日以長是

天下之大賊也殘賊公行莫之或止大命將泛莫之振救生之者甚少而靡之者甚多天下財產何得不蹶漢之爲漢幾四十年矣公私之積猶可哀痛失時不雨民且狼狽歲惡不入請賣爵予旣聞耳矣安有爲天下卹危者若是而上不驚者世之有饑穰天之行也禹湯被之矣卽不幸有方二三千之旱國胡以相恤卒然邊境有急數十百萬之衆國胡以餽之兵旱相乘天下大屈有勇力者聚徒而衝擊罷夫羸老易子而蔽其骨政治未畢通也遠方之能擬者並舉而爭起矣廼駭而圖之豈將有及乎夫積貯者天

下之大命也苟粟多而財有餘何爲而不成以攻則  
積貯之利取以守則固以戰則勝懷敵附遠何招而不至今  
民而歸之農皆著於本使天下各食其力未技游食  
之民轉而緣南畝則畜積足而人樂其所矣微可以爲  
富安天下而直爲此廩廩也竊爲陛下惜之

論貴粟

漢文帝時上

晁錯

聖王在上而民不凍饑者非能耕而食之織而衣之  
也爲開其資財之道也故堯禹有九年之水湯有七  
年之旱而國亡捐瘠者以畜積多而備先具也今海

內爲一土地人民之衆不遜湯禹加以亡天災數年  
之水旱而畜積未及者何也地有遺利民有餘力生  
穀之士未盡墾山澤之利未盡出也游食之民未盡  
歸農也民貧則姦邪生貧生於不足不足生於不農  
不農則不地著不地著則離鄉輕家民如鳥獸雖有  
高城深池嚴法重刑猶不能禁也夫寒之於衣不待  
輕暖饑之於食不待甘旨饑寒至身不顧廉耻人情  
一日不再食則饑終歲不製衣則寒夫腹饑不得食  
膚寒不得衣雖慈母不能保其子君安能以有其民  
哉明王知其然也故務民於農桑薄賦歛廣畜積以

實倉廩備水旱故民可得而有也民者在土所以牧  
之趨利如水走下四方亡擇也夫珠玉金銀饑不可  
食寒不可衣然而衆貴之者以上用之故也其爲物  
輕微易藏較、珠、玉、五、穀在於把握可以周海內而亡饑寒之患此  
令臣輕背其主而民易去其鄉賊盜有所勸亡逃者  
得輕資也粟米布帛生於地長於時聚於力非可一  
日成也數石之重中人弗勝不爲姦邪所利一日弗  
得而饑寒至故明君貴五穀而賤金玉今農夫五口  
之家其服役者不下二人其能耕者不過百畝百畝  
之收不過百石春耕夏耘秋穫冬藏伐薪樵治官府

給繇役春不得避風塵夏不得避暑熱秋不得避陰  
雨冬不得避寒凍四時之間亡日休息又私自送往  
迎來吊死問疾養孤長幼在其中勤苦如此尚復被  
水旱之災急政暴虐賦歛不時朝令而暮改當其有  
者人商賈半賈而賣亡者取倍稱之息於是較、農有賣田宅鬻子  
孫以償債者矣而商賈大者積貯倍息小者坐列販  
賣操其奇贏日游都市乘上之急所賣必倍故其男  
不耕耘女不蠶織衣必文采食必朶肉亡農夫之苦  
有仟伯之得因其富厚交通王侯力過吏執以利相  
傾千里游敖冠蓋相望乘堅策肥履絲曳縞此商人

所以兼并農人農人所以流亡者也今律法賤商人  
商人已富貴矣尊農夫農夫已貧賤矣故俗之所貴  
主之所賤也吏之所卑法之所尊也上下相反好惡  
乖迕而欲國富法立不可得也方今之務莫若使民  
務農而已矣欲民務農在於貴粟貴粟之道在於使  
民以粟爲賞罰今募天下入粟縣官得以拜爵得以  
除罪如此富人有爵農民有錢粟有所溲夫能入粟  
以受爵皆有餘者也取於有餘以供上用則貧民之  
賦可損所謂損有餘補不足令出而民利者也順於  
民心所補者三一日主用足二日民賦少三日勸農

功今令民有車騎馬一匹者復卒三人車騎者天下  
武備也故爲復卒神農之教曰有石城十仞湯池百  
步帶甲百萬而亡粟弗能守也以是觀之粟者王者  
大用政之本務令民入粟受爵至五大夫以上廼復  
一人耳此其與騎馬之功相去遠矣爵者上之所擅  
出於口而亡窮粟者民之所種生於地而不乏夫得  
高爵與免罪人之所甚欲也使天下人入粟于邊以  
受爵免罪不過二歲塞下之粟必多矣

論限民名田

董仲舒

漢武帝時上



古者稅民不過什一其求易共使民不過三日其力  
易足民財內足以養老盡孝外足以事上共稅下足  
以畜妻子極愛故民說從上至秦則不然用商鞅之  
法改帝王之制除井田民得賣買富者田連阡陌貧  
者無立錫之地又顯川澤之利管山林之饒荒淫越  
制踰侈以相高邑有人君之尊里有公侯之富小民  
安得不困又加月爲更卒已復爲正一歲屯戍一歲  
力後三十倍於古田租口賦鹽鐵之利二十倍於古  
或耕豪民之田見稅什五故貧民常衣牛馬之衣而  
食犬彘之食重以貧暴之吏刑戮妄加民愁無聊

逃山林轉爲盜賊赭衣半道斷獄歲以千萬數漢興  
循而未改古井田法雖難卒行宜少近古限民名田  
以贍不足塞并兼之路鹽鐵皆歸於民去奴婢除專  
殺之威薄賦歛省繇役以寬民力然後可善治也

聚人議

陳靖

宋太宗時上

臣伏以天生烝民爲國之本地生百穀爲民之財國  
非民罔興民非財罔聚故書有本固邦寧之旨易有  
聚人曰財之文考斯格言誠爲要道夫先王之聚民  
也豈能耕與之食織與之衣蓋開其貨殖之門示以

農桑之本俾夫養生送死力服田疇而無輕家離鄉之心是知理國之道聚人爲先人聚則野無間田家無乏用義夫節婦由是而生內則恭睦於親姻外則協和於鄉黨爭訟無所作邪僞無所安欲其教化不行不可得也苟不然者則官無定籍世有浮民逆黨凶徒由是而起小則干陵於閭里大則侵軼於州縣禮遜無所興仁信無所設欲其刑罰不用不亦難乎是故王者察逆順之端究存亡之理設職官以持國本立井田以節民財貧弱者不使之饑寒富豪者不使之兼并小大畢濟遐邇同歸然後賦調上均而國

無苛歛衣食下給而人無他求倉廩充盈時俗康阜既庶且富近悅遠來盡令四海之民咸若一家之子縱有風雨不節螟螣爲災但可以小虞未足以大害也而自秦壞周制立阡陌而尚戰功漢因秦規益筭緡而取民利故使國內咸怨天下無聊至有劉項之爭莽卓之亂也逮夫晉魏迄于隋唐其間明主昏君治亂相繼或增之以掊剋或施之以寬平或用於國而資於民或利當世而弊後世損益之理史籍具存然則地之生財有時人之用力有倦必在人君審時以測地察倦以因人使其力出無窮財生不匱則聚

人之要在於茲矣今國家富有萬國治勝三王塞邪  
路於漢劉劓訛根於晉石磬域中之黎庶孰匪王民  
窮宇內之舟車咸輸貢賦用衆庶則方今特出擬豐  
盈則邃古難差而且游力尚多曠土不少餒凍之色  
十五其民得非版籍之所未精勸課之所未備臣愚  
以謂精版籍莫若遵閭伍之法備勸課莫若申殿最  
之科如是則游力必除曠土盡闢管子曰欲治其國  
先知其人欲知其人先明其地蓋黃帝有鄉井之制  
周人置三隧之官使其什伍相司里鄰相保有無得  
以相貸巧拙得以相謀生產得以相均死病得以相

救危難得以相助婚姻得以相媒人顧其家家守其  
口奔亡者無所匿遷移者無所從欲蓋而彰不救而  
得故民有安土之意官無漏人之虞主政可行於民  
民心可繫於主衆寡之額老幼具存故周禮每至孟  
冬司徒獻其人數王拜而受冢宰貳之乃命有司登  
于天府其重民籍也如是及東晉以土斷其民北齊  
之間俗便其制陳亡隋亂紀紊綱頽泊乎李唐大革  
斯弊乃有村正掌其田野坊正司其邑居大約科條  
與今相類然以彼時村正坊正皆選彊幹廉平州官  
縣官悉知丁口存歿三年一造戶籍三本一本供有

爾代以  
後民籍  
亦不盡  
隸於天  
府矣

司一本在縣主將一本納州照對隱一戶則罰加守  
宰漏一丁則罪連鄉鄰故得上盡其心下竭其力互  
相檢謹無敢罔欺加以糾擿姦訛督課租賦隨其等  
級皆有勸懲今則州額不登天府未聞其必罰縣數  
有漏州司亦因而無言存亡只任於里胥增減悉由  
於田畷地有姦惡至彰露以方知戶有死亡遇差徭  
而始報夫如是得不掩藏其疾而使復本歸農者哉  
故曰版籍之所未精也又地者穀之所生穀者人之  
司命地不耕無以取其穀穀不熟無以養其人是  
以古者宅不毛田不闢皆有里布之率屋粟之租蓋勉

其勤勞而罰其怠惰也漢詔曰洪範八政以食爲先  
斯誠家給之源刑措之本是宜厚農薄賦令與孝悌  
同科者其重農也如是及孝平元始之初有大農部  
丞之制分管勸課逐處耕桑未踰二三載中墾田九  
百萬頃戶足人給流亡漸還又晉司徒石苞奏郡縣  
農桑未有殿最宜增官屬有所巡檢帝俞其言民獲  
其利洎後或弛不可備論逮乎李唐開元則立口分  
永業各定頃畝隨其等級於事雖涉太煩亦可體爲  
常式但臣切見先有敕命遍下諸州俾置農師猶謂  
勸人復本然雖有其詔誥而且無其主張坊村得以

因循郡邑不虞其殿最遂使耕耘之力尚遺畝畝之間故曰勸課之所未備也臣所議上件事由兼有前古制度倘若陛下不遺葑菲特賜施行卽乞據令村坊加之保伍隨其土斷不問僑居應是浮浪之徒悉歸版籍所管然後按其人數授以土田五家爲隣五隣爲保遞相檢察責以農桑勿容游食之徒勿縱惰耕之子仍更示其殿最勵彼屬官或土不曠功則隆之以爵賞人有游力則降之以典刑自然上下相承小大無隱良疇委而再闢游民蕩而復歸太古之風於今曷遠故曰精版籍莫若遵閭伍之制備勸課莫

若申殿最之科其有子細事宜更在臨時條貫退循虛昧無補盛明

乞從京東西起首勸課

陳靖

宋太宗時上

臣聞國以民爲本民以食爲天食足則民天協和民安則國本正固是以國非民罔立民非食罔生夫先王之欲生其民豐其食者莫大於積穀而勸農也農田之興教化攸重王制曰三年耕必有一年之食九年耕必有三年之食以三十年之通制國用雖有凶旱水溢民無菜色然後天子食日舉以樂抑所謂湯

之流金爍石堯之懷山襄陵而國無捐瘠者率由是道也臣往歲輒進淳化中議五卷其一曰聚人乃遠自黃帝已還歷叙鄉井農田之損益近自聖朝而上備論勸課圖籍之是非續主判三司開拆及提點百司庫務日前後二拜封章皆議耕桑利害又前年曲蒙聖造許歸住處寧親亦曾稟取旨揮尋到古本版籍去歲伏奉勅命差往荆湖復自許州附奏劄子兼乞容臣迴日別具條件請行區區之心勤勤不忘於農事者誠以陛下御宇以來二十餘祀躬臨庶政日總萬幾以至宵旰忘疲夙夜不寐陛下之欲萬邦咸

寧而四岳十二牧之任未能遂堯舜之心陛下之欲九功惟叙而六府三事之官未能致商周之理抑又臣先居省職日嘗奏公事次伏覩金口宣示曰稼穡農耕政教之大本設有人爲官家力行勸課康濟黎元則鹽鐵權酷是何末事并前歲中宣力尚方製造農器散給諸郡使教民耕此又見陛下用意愈於前代哲王遠矣臣由是晝夜度探古論今或得之於方策之間或取之於衆多之議其可損而益用於聖世者敢此布露而俟詳擇焉臣謹按方今天下土田除淮海江浙荆湖隴蜀河東以外郡邑各在遠處或

廢或開假使勸課必行即日未見其利又古者強幹弱枝之法必先富實於內敢請指以京畿之地南北東西環遶三二十州連接三數千里其田之耕稼者十纔二三又其耕稼之田所入租稅者十無五六既有坐家破逃之戶又有惰農廢業之夫坐家破逃者則姦偽日生賦額歲減賦額減則國用不豐國用不豐則配率科歛無所不行矣惰農廢業者則游手日衆地利斯寡地利寡則民食不足民食不足則爭盜殺傷無所不至矣又安得人康俗阜地平天成使萬乘端拱穆清百官靖恭厥位凡欲革其弊鼎其利非

孝平時  
王恭用  
事所報  
退田妄  
歸太斗  
其不足  
証

遇明朝昭代孰敢議於斯乎臣切見漢武帝之日曾封丞相田千秋為富民侯以趙過為搜粟都尉過執事於外能為代田勦力教人人獲其利又孝平元始中置大司農部丞十三人人部一州勸課農桑不二年內定墾田八百二十七萬五百三十六頃家給戶足國用充盈且以孝武孝平漢之中主也尚能選官擇吏歲事於當時矧陛下睿哲文明超邁舜禹若當才遴東責成其功即前代帝王將何以擬陛下之清光休烈者也臣愚不佞欲乞於大臣中采其高識遠見誠能為國家立功立事者一人比田千秋只在中

書兼判大司農事又於朝行郎吏中取其才幹精通能撫民後衆者一人爲副司農比之趙過執事於外且從京東京西兩路良田美利之所起首勸課仍兼轉運之名所貴事歸一家別無矛盾或殿最屬吏或部領使臣分頭用心教民力穡又臣常由銜命出入所見拋荒田疇或倚枕溝渠或比隣城郭可以致國家紅腐之粟可以致民室巨萬之資而皆卒是汙萊極目無際者臣亦嘗詢問備得緣由皆謂朝廷累下詔書許民復業雖官中放其賦稅限以歲時然鄉縣之間行用非細且每一戶歸業卽須申報所由朝耕

尺寸之田暮入差科之籍追呼責問繼踵到村其免稅之名已受朝廷之賜而逐時之費踰於租賦之資况民口所致捕亡始因貧困或閃私下之債負或避官中之征徭蓋不獲已而逃固非樂爲其事尋爲鄉里知覺卽便檢責資財或只元住室廬家事兼之種木計其所直至甚微茫鄉官卽取以了納稅租債家則爭以平折欠負不計遺下之物固是蕩然無餘及至他日却來乃稱復業居止旣失動用亦無雖欲歸耕農具何取雖欲久住生計莫營以此逃亡不還者遂逐食於他鄉歸復田里者亦無門而力穡且夫小



右編 卷之三十一  
人困患必思其姦姦心一萌何事不作若非聖朝設法良吏盡心過流蕩於隄防化災殃於福祐者則蚩蚩之類擾擾何知臣性顛蒙志甚堅確臣子事無巨細動必期成儻陛下果納愚言廢集其事更或朝行之內采擇未有其人則臣之幽辱得以待罪願備趙過之用以贊千秋之謀又若陛下不棄非才果授斯任則臣願就官中借逐處之閑田曠土招逐處之未作游民誘以開耕未論租賦官中亦譬如自來荒廢且令不係省司許臣別置版圖便宜從事酌人戶之等第測田土之硲肥分配必務其得中課督必使其

無倦仍據逐戶歸業逐處授田至於細碎事宜並取大農擬議除却耕桑之外復教植木種蔬或養畜牛羊或孳蕃雞彘或給授田土之際潛擬井田或營造室廬之時便立保伍應是養生送死之物追風立社之資並令收積經營防備支用至織至悉必躬必親使其黎庶樂生官吏勤勸待至三五年後生計已成有室家物產以可懷有棄土園林而可戀官中即量田收稅計戶定征以農司新附之人田合計府舊存之戶稅共成圖籍置之司存爲萬古之宏規乃一勞而永逸或慮新歸民戶多是貧困艱窮心雖欲耕力

所不及者若官中許於逐處預借和糴價錢並管在  
農司斟酌擘劃或以充合造耕稼之具或以爲買糴  
糧種之資便須逐事計錢明收貫伯於東作之日貸  
於逐人於西成之時取其償直據官中合要斛斗依  
逐處時估分文折納入倉分明係帳且在農司收管  
逐旋牒報三司看三司如要收支卽隨處差人交割  
仍點勘預借錢數准折銷有剩則計數潤官有欠  
則農司催促此亦應用之良策有速成之要期臣合  
貢此言一繫上旨又慮舊存稅戶見管催科覩新戶  
蒙此優饒棄舊業却來歸附旣失計省之賦額又誤

國家之軍需臣固不敢幸此非功以爲勤績抑其間  
有兼并豪富之族自來廣占田土及坐家破逃亡之  
人承前得其慣便見官行此勸課輒便用意無端或  
農司配田之時或人戶請田之際紛拏競訟煩紊典  
刑乃須定在爭先塞其姦妄必使舊戶甘心於條貫  
新戶得地以安寧正家給刑措之源國富人康之本  
降次淮南江北諸道州軍候此地事如有成卽彼處  
亦令勸課且臣又聞昔者周公之理也一年而變三  
年而成五年而定鄭子產爲政一年而人謗三年而  
人頌易曰吉凶悔吝生乎動者也今臣以冗賤孤陋

之跡欲爲國家立長久遠大之規誠恐忿嫉臣者多而成就臣者少或與沮謗誑紊聰明伏願陛下垂白日而照丹心保元龜而體前事容臣辛勤勉勵盡瘁於斯倘三年無成五年不定則國家自有典憲微臣亦能揣量或流于幽州或極于羽山皆臣之所甘心固無恨也然或五年以來事稍成就况臣此際必已衰羸兼慮前程隕躓無日亦願陛下不加爵賞只乞賜臣優閒于百越之間假二車之職庶得狐死有期於丘首鳥巢不遶於南枝如此卽是陛下之知臣至矣而臣誓報陛下之心極矣其他給受田疇殿最官

吏創新戶之屬籍塞舊戶之姦訛定差徭賦稅之等差酌儲積輦運之利害有法度可以經久有行用且合權宜百事千端無巨無細臣悉請預大農之可否采羣議之是非與衆士竭公共之心助陛下敷神明之教顯有刑墨幽有鬼神苟違斯言寧迓自孽

論河北流民到京西乞分給田土 富弼

宋神宗時上

臣昨在汝州切聞河北流民來許汝唐鄧州界逐熟者甚多臣以朝廷前許射係官田土後却不令請射盡須發遣歸還本貫臣訪知流民必難發遣得回

右編 卷之三十一  
既已流移至此又却不得田土徒令狼狽道路轉見  
失所遂專牒本州通判張恂立便往本州界諸縣流  
民聚處一一相度口數給與田土或自令樵漁採捕  
或計口支散官粟諸般救濟庶幾稍可存活內只有  
給田一項違着朝廷後來指揮比欲奏候朝旨及爲  
流民來者日益多深恐救卹稍遲轉有死損遂且用  
上項條件施行去後方且奏聞尋准中書劄字奉聖  
旨一依奏陳事理其後來者卽教不得給田候春暖  
勸諭令歸上路後方知其餘州軍所到流民不拘新  
舊並只用元降朝旨盡不許給與田土臣其時以急

於赴召不及再有奏陳自襄城縣至南薰門共六程  
臣見沿路流民大小車乘及驢馬馳載以至擔仗等  
相繼不絕臣每逢見逐隊老小一一問及當令逐旋  
抄劄只路上所逢者約共六百餘戶四千餘口其逐  
州逐縣鎮以至道店中已安下臣不見者并臣於許  
州驛中住却一日路上之人臣亦不見者比臣曾見  
之數恐又不下一二百戶三二千口都約及八九百  
戶七八千口其前後已過并今未來及有住唐鄧蔡  
州等處臣所不見者又不知其數多少扶老携幼纍  
纍滿道寒饑之色所不忍見亦有病而死隨即埋於

右編  
道傍骨肉相聚號泣而去臣親而問得者多是鎮趙  
邢洛磁等州下等人戶以十分爲率約四五分並是  
鎮人其餘五六分卽共是趙州與邢洛磁相之人又  
十中約六七分是第五等人三四分是第四等人及  
不濟戶與無土浮客卽絕無第三等之家臣逐隊徧  
問因甚如此離鄉土遠來他州其間甚有垂泣告者  
曰本不忍拋離墳墓骨肉及破壞家產只爲災傷物  
貴存濟不得憂慮餓殺老小所以須至赴斛斗賤處  
逃命又問得其全家起離來更不歸者亦有減人口  
暫來逐熟後彼中無災傷斛斗稍賤卽却歸者亦有

去年先令人來請射或買置田土亦有無準備望空  
來者大約稍有準備無一二餘皆茫然並未有所歸  
只是路上逐旋問人斛斗賤處便去臣切聞有人聞  
朝廷須令發遣却歸本貫此說蓋是其人只以傳聞  
爲詞不曾親見親問但只却有車乘行李次第頗多  
便稱是上等之人臣每親見有七八量大車者約及  
四五十家二百餘口四五量大車者約及三四十家  
一百餘口一兩量大車者約及五七家五七十人其  
小車子及驢馬擔仗之類大抵皆似大車並是彼中  
鄉里村相近鄰里或出車乘或出驢牛或出繩索或

出搭蓋之物遞相併合各作一隊起來所以行李次第如上等人戶也今既是貧窘之家決意離去鄉土逃命逐熟而朝廷須令發遣却回必恐有傷和氣臣亦子細說諭云朝廷恐你拋離鄉井欲擬發遣却歸河北不知如何其丈夫婦人皆向前對曰便是死在此處必更難歸兼一路盤纏已有次第如何歸得除是將來彼中有可看望方有歸者也此已上事並是臣親見親問所得最爲詳悉與夫外面所差體量之人簿尉幕職官畏懼州府州府畏懼提轉提轉畏懼朝省而不敢盡理而陳述或心存諂佞不肯說盡災患之事或不切用心自作鹵莽申不實者萬不侔也伏望聖慈早賜指揮京西一路如流民到處且將係官荒閒田土及見佃人剩占無稅地土差有心力徇公官員四散分俵各令往佃更不得逼逐發遣却歸河北其餘或與人家作客或自能樵漁採捕或支官粟計口養之之類更令中書檢詳前後條約疾速嚴行指揮約束所貴趁此日月尚淺未有大段死損之人可救卹得及

民事中論墾田

宋孝宗時上

葉適

爲國之要在於得民民多則田墾而稅增役衆而兵強田墾稅增役衆兵強則所爲而必從所欲而必遂是故昔者戰國相傾莫急於致民商鞅所以壞井田開阡陌者誘三晉願耕之民以實秦地漢末天下殫殘而三國爭利孫權搜取山越之衆以爲民至於航海絕徼俘執島居之夷而用之諸葛亮行師號爲秉義不妄虜獲亦拔墟上家屬以還漢中蓋蜀之亡也爲戶二十四萬吳之亡也爲戶五十餘萬而魏不能百萬而已舉天下之大不當全漢數郡之衆然則因民之衆寡爲國之強弱自古而然矣今天下之州縣

直以見入職貢者言之除已募而爲兵者數百十萬人其去而爲浮屠老子及爲役而未受度者又數十萬人若此皆不論也而戶口昌熾生齒繁衍幾及全盛之世其衆強富大之形宜無敵於天下然而偏聚而不均勢屬而不親是故無墾田之利無增稅之入後不衆兵不強反有貧弱之實見於外民雖多而不知所以用之直聽其自生自死而已而州縣又有因其丁中而裁取其絹價者此其意豈以爲民不當生於王之土地而征之者歟夫前世之致民甚難待其衆多而用之有終不得者今也欲有內外之事因衆

北向板  
覆池

多已成之民率以北向夫孰敢爭者而論者曾莫以爲意此不知其本之甚者也以臣計之有民必使之闢地闢地則增稅故其居則可以爲後出則可以爲兵而今也不然使之窮苦憔悴無地以自業其駑鈍不才者且爲俘客爲傭力其懷利強力者則爲商賈爲竊盜苟得旦暮之食而不能爲家豐年樂歲市無貴糶而民常患夫斗升之求無所從給大抵得以稅與役自通於官者不能三之一有田者不自墾而能墾者非其田此其所以雖蕃熾昌衍而其上不得而用之者也嗚呼亦其勢之有不得不然者矣夫吳越

之地自錢氏時獨不被兵又以四十年都邑之盛四方流徙盡集於千里之內而衣冠貴人不知其幾族故以十五州縣之衆當今天下之半計其地不足以居其半而米粟布帛之直三倍於舊雞豚菜茹樵薪之鬻五倍於舊田宅之價十倍於舊其便利上腴爭取而不置者數十百倍於舊蓋秦制萬戶爲縣而宋齊之間山陰最大而難治然猶不過三萬今兩浙之下縣以三萬戶率者不數也夫舉天下之民未得其所猶不足爲意而此一路之生聚近在畿甸之間者十年之後將何以教之乎夫迹其民多而地不足若



此則其窮而無告者其上豈宜有不察者乎田無所墾而稅不得增徒相聚搏取攘竊以爲衣食使其俗貪詐淫靡而無信義忠厚之行則將盡棄而魚肉之乎噫此不可不慮也漢之末年荆楚甚盛不惟民戶繁實地著充滿而材智勇力之士森然出於其中孫劉資之以爭天下及其更唐五代不復振起今皆爲下州小縣乃無一士生其間者而閩浙之盛自唐而始乃獨爲東南之望然則亦古所未有也極其盛而將坐待其衰此豈智者之爲乎且其上地之廣者伏藏狐兔平野而居狼虎荒墟林莽數千里無聚落奸人亡命之所窟宅其地氣烝鬱而不遂而其狹者鑿山捍海摘決遺利地之生育有限而民之鋤耨無窮至於動傷陰陽侵敗五行使其地力竭而不應天氣亢而不屬肩摩袂錯愁居戚處不自聊賴則臣恐二者之皆病也夫分閩浙以實荆楚去狹而就廣田益墾而稅益增其出可以爲兵其居可以爲役財不理而自富此當今之急務也而論者則又將曰慮其因徙而生變夫豈有不變之術而未之思乎抑聽其自變者乎

民事下論井田

葉適

宋孝宗時上

今之言愛民者臣知其說矣俗吏見近事儒者好遠  
 謀故小者欲抑奪兼并之家以寬細民而大者則欲  
 復古井田之制使其民悉得其利夫抑兼并之術吏  
 之彊敏有必行之於州縣者矣而井田之制百年之  
 間士方且相與按圖而畫之轉以相授而自嫌其迂  
 未敢有以告於上者雖告亦莫之聽也夫二說者其  
 為論雖可通而皆非有益於當世為治之道終不在  
 此且不得天下之田盡在官則不可以為井而臣以  
 為雖得天下之田盡在官文武周公復出而治天下

亦不必為井何者其為法瑣細煩密非今天下之所  
 能為昔者自黃帝至於成周天子所自治者皆是一  
 國之地是以尺寸步畝可歷見於鄉遂之中而置官  
 師役民夫正疆界治溝洫終歲辛苦以井田為事而  
 諸侯亦各自治其國百世不移故井田之法可頒於  
 天下然江漢以南淮淄以東其不能為者不強使也  
 今天下為一國雖有郡縣吏皆總於上率二三歲一  
 代其間大吏有不能一歲半歲而代去者是將使誰  
 為之乎就使為之非少假十數歲不能定也此十數  
 歲之內天下將不暇耕乎井田之制雖先廢於商鞅

而後諸侯亡封建絕井田雖在亦不能獨存矣故井田封建相待而行者也夫畝遂溝洫環田而爲之間田而疏之要以爲人力備盡望之而可觀而得粟之多寡則無異於後世且大陂長堰因山爲源鍾涸流潦視時決之法簡而易周力少而用博使後世之治無愧於三代則爲田之利使民自養於中亦獨何異於古故後世之所以爲不如三代者罪在於不能使天下無貧民不在乎田之必爲井不爲井也夫已遠者不追已廢者難因今故堰遺陂在百年之外瀦防衆流卽之渺然瀾漫千頃者如其湮淤絕滅尚不可

以破壞富人爲事徒使其客主相怨有不安之心此非善爲治者也故臣以爲儒者復井田之學可罷而俗吏抑兼并富人之意可損因時施智觀世立法誠使制度立於上十年之後無甚富甚貧之民兼并不抑而自已使天下速得生養之利此天子與其羣臣當汲汲爲之不然古井田終不可行今之制度又不復立虛談相眩上下乖忤俗吏以卑爲實儒者以高爲名天下何從而治哉

論井田

鄭介夫

元成宗時上

隆古無豪霸之名自秦廢井田而兼并起於是強者日富弱者日貧豪霸日興始不可遏蓋強必陵弱富必欺貧貧弱不能與競遂歸心服命於富強之家理勢然耳聖朝開國以來軫卹民憂禁治豪霸制令甚嚴終莫能少戢其風今上而府縣下而鄉都隨處有之小大不侔而蠹民則一蜂起水湧誅之不可勝誅雖有智者莫如之何愚嘗日夜思之不究其源徒窒其流未易以制也制之道惟有井田一法今不可得而行矣蓋自古天下之田無不屬官民不得而私有之但強者力多能兼衆人之利以爲富而無力者

不能自耕其所有之田至於轉徙流蕩先王授田貧富強弱無以相過各有其田得以自耕故天下無甚富甚貧之民至成周時其法大備畫地爲井八鳩五規二牧九夫以等其高下溝洫畎澮川涂珍徑以立其堤防疆井既定無得侵奪雖欲貪并不禁得也商鞅用秦規則寢弛已不復有井田之舊於是開阡陌阡陌既開乃有豪強兼并之患富者田連阡陌而貧者無置錐之地然猶不明說田在民也官不得治而民得自占爲業耳迄于漢亡三國並立兵火之餘人稀土曠當時天下之田既不在官亦終不在民以

爲在官則官無人收管以爲在民則又無簿籍契券但隨其力之所能至而耕之元魏行均田稍亦近古唐因元魏而損益之爲法雖善然令民得賣其口分永業始有契約文券日漸一日公田盡變爲私田先王之法由是大壞天下紛紛互相吞併而井田永不復矣民得自有其田而公賣之官安得而禁制之田旣屬民乃欲奪富者之田以與無田之民禍亂羣興必然之理也董仲舒在武帝朝此時去古未遠井田之法尚可追也乃曰井田雖難卒行宜少近古限民名田以贍不足言甚善而未克行至哀帝時孔光

何武曰吏民名田無過三十頃期盡三年而犯者沒入官時丁傳用事董賢隆貴不便於已遂寢其行夫三十頃之田周民三十夫之田也以一人而兼三十夫之田亦已過矣而期之三年似太迫蹙爲今之計豪強卒難禁止惟有限田之法可以制之酌古准今宜爲定制每一家無論門閥貴賤人口多寡並以田十頃爲則有十頃以上至于千頃者聽令分析或與兄弟子姪姻黨或立契典賣外人但存十頃而止或敗亡而所存不及十頃者亦聽十頃以下至于一畝者許令增買亦至十頃而止寬以五年爲限如過限

不依制而田富如故者除十頃外並沒入官然官不歸於公仍將沒官田召賣與貧民所得田價一半輸官一半給主彼富者亦甘心而無辭不出十數年而豪強不治而自無矣此法不驚民不動衆不用井田之制而獲井田之利使周公復生亦何以易此哉然寺觀布滿天下田業過於巨室卒未能如會昌之併省廢毀而僧道恃無差發因而廣置田宅侵奪民役爲禍不小亦宜立限分爲三等大寺觀不得過十頃中止五頃下存二頃有過制者依上沒官亦足以少抑僧道之僭踰也良法美意無加於此以數千年未全之規一旦復見於今日豈非超古之事業太平之盛觀歟惟慮左右之臣如丁傳等恐防於已百端阻當有不得行焉必須斷以決之不聞於讒執而守之克底于終而後有所成也惟聖朝其嘉納焉

論兩稅之弊須有釐革

陸贄

唐德宗興元間上

國朝著令賦役之法有三一曰租二曰調三曰庸古者一井之地九夫共之公田在中籍而不稅私田不善則非吏公田不善則非民事頗纖微難於防檢春秋之際已不能行故國家襲其要而去其煩丁男一

在納  
人授田百畝但歲納租粟二石而已言以公田假人而收其租入故謂之租古者任土之宜以奠賦法國家就因往制簡而壹之每丁各隨鄉土所出歲輸若絹若綾若純共二丈綿三兩其無蠶桑之處則輸布二丈五尺麻三斤以其據丁戶調而取之故謂之調古者用人之力歲不過三日後代多事其增十之國家斟酌物宜立爲中制每丁一歲定役二旬若不役則收其庸日準三尺以其出絹而當庸直故謂之庸此三道者皆宗本前哲之規模參考歷代之利害其取法也遠其立意也深其歛財也均其域人也固其

裁規也簡其備慮也周有田則有租有家則有調有身則有庸天下爲家法制均壹雖欲轉徙莫容其間故人無搖心而事有定制以之厚生則不隄防而家業可久以之成務則不枝閱而衆寡可知以之爲理則法不煩而教化行以之成賦則下不困而上用足三代創制百王是程雖維御損益之術小殊而其義一也天寶季歲羯胡亂華海內波搖兆庶雲擾版圖隳於避地賦法壞於奉軍建中之初再造百度執事者知弊之宜革而所作兼失其源知簡之可從而所操不得其要舊患雖減新沴復滋救跛成痿展轉增

劇凡欲拯其積弊須窮致弊之由時弊則但理其時  
法弊則全革其法而又揆新校舊慮遠圖難規略未  
詳細固不果行利害非相懸固不苟變所爲必當其  
悔乃亡若好革而不知原始要終斯皆以弊易弊者  
也至如賦役舊法乃是聖祖典章行之百年人以爲  
便兵興之後供億不常乘急誅求漸隳經制此所謂  
時之弊非法弊也時有弊而未理法無弊而已更掃  
庸調之成規創兩稅之新制立意且爽彌綸又踈竭  
耗編氓日日滋甚夫作法裕於人未有不得人者也  
作法裕於財未有不失人者也陛下初膺寶位思致  
理平誕發德音哀痛流弊念徵役之煩重憫丞黎之  
困窮分命使臣敷陳惠化誠宜損上益下嗇用節財  
窒侈欲以盪其貪風息冗費以紓其厚歛而乃搜摘  
郡邑劾驗簿書每州各取大曆中一年科索錢穀最  
多者便爲兩稅定額此乃採非法之權令以爲經制  
總無名之暴賦以立恒規是務取財豈云恤隱作法  
而不以裕人拯病爲本得非立意且爽者乎夫財之  
所生必因人力工而能勤則豐富拙而兼惰則窶空  
是以先王之制賦入也必以丁夫爲本無求於力分  
之外無貸於力分之内故不以務穡增其稅不以輟



稼減其租則播種多不以殖產厚其征不以流寓免其調則地利固不以飭勵重其役不以窳怠蠲其庸則功力勤如是然後能使人安其居盡其力相觀而化時靡遁心雖有惰遊不率之人亦已懲矣兩稅之立則異於斯唯以資產爲宗不以丁身爲本資產少者則其稅少資產多者則其稅多曾不悟資產之中事情不一有藏於襟懷囊篋物雖貴而人莫能窺有積於場圃固倉直雖輕而衆以爲富有流通蕃息之貨數雖寡而計日收贏有廬舍器用之資價雖高而終歲無利如此之比其流實繁一槩計估筭緡宜其

失平長僞由是務輕賚而樂轉徙者恒脫於徭稅敦本業而樹居產者每困於徵求此乃誘之爲姦毆之避役力用不得不弛風俗不得不訛問井不得不殘賦入不得不闕復以創制之首不務齊平但令本道本州各依舊額徵稅軍興已久事例不常供應有煩簡之殊牧守有能否之異所在徭賦輕重相懸旣成新規須懲積弊化之所在足使無偏減重分輕是將均濟而乃急於聚斂懼或蠲除不量物力所堪唯以舊額爲準舊重之處流亡益多舊輕之鄉歸附益衆有流亡則已重者攤徵轉重有歸附則已輕者散出

轉輕高下相傾勢何能止又以謀始之際不立科條分遣使臣凡十餘輩專行其意各制一隅遂使人殊見道異法低昂不類緩急不倫逮至復命于朝竟無類會裁處其於踏駁胡可勝言利害相形事尤非便作法而不以究微防患爲慮得非彌綸又踈者乎立意且爽彌綸又踈凡厥疲人已嬰其弊就加保育猶懼不支况復亟繚焚絲重傷宿瘡其爲擾病抑又甚焉請爲陛下舉其尤者六七端則人之困窮固可知矣大曆中紀綱廢弛百事從權至於率稅少多皆在牧守裁制邦賦旣無定限官司懼有關供每至徵配

之初例必廣張名數以備不時之命且爲施惠之資應用有餘則遂減放增損旣由郡邑消息易協物宜故法雖久利而人未甚瘁及總雜徵虛數以爲兩稅恒規悉登地官咸繫經費計奏一定有加無除此則人益困窮其事一也本懲賦歛繁重所以變舊從新新法旣行已重於舊旋屬征討國用不充復以供軍爲名每貫加徵二百當道或增戎旅又許量事取資詔勅皆謂權宜悉令事畢停罷息兵已久加稅如初此則人益困窮其事二也定稅之數皆計緡錢納稅之時多配綾絹行者納絹一疋當錢三千二三百文

今者納絹一疋當錢一千五六百文往輸其一者今過於二矣雖官非增賦而私已倍輸此則人益困窮其事三也諸州稅物送至上都度支頒給羣司例皆增長本價而又繆稱折估抑使剝徵姦吏因緣得行侵奪所獲殊寡所擾殊多此則人益困窮其事四也稅法之重若是既於已極之中而復有奉進宣索之繁尚在其外方岳頗拘於成例莫敢闕供朝典又束以彛章不許別稅綺麗之飾統素之饒非從地生非自天降若不出編戶之筋力膏髓將安所取哉於是

有巧避微文曲承睿旨變徵役以召顧之目換科配以和市之名廣其課而狹償其庸精其入而麤計其直以召顧爲目而捕之不得不來以和市爲名而迫之不得不出其爲妨抑特甚常徭此則人益困窮其事五也大曆中非法賦歛急備供軍折估宣索進奉之類者旣並收入兩稅矣今於兩稅之外非法之事復又並存此則人益困窮其事六也建中定稅之始諸道已不均齊其後或吏理失宜或兵賦偏重或癘疾鍾害或水旱薦災田里荒蕪戶口減耗牧守苟避於殿責罕盡由聞所司姑務於取求莫肯矜恤遂於逃死闕乏稅額累加見在疲疇一室已空四鄰繼盡

漸行增廣何由自存此則人益困窮其事七也自至德訖于大曆二十年餘兵亂相乘海內罷弊幸遇陛下紹膺寶運憂濟生靈誕敷聖謨痛矯前弊重愛人節用之旨宣輕徭薄賦之名率土烝黎感涕相賀延頸企踵咸以爲太平可期旣而制失其中歛從其重頗乖始望已沮羣心因之以甲兵而煩暴之取轉加繼之以獻求而靜約之風浸靡臣所知者纔梗槩耳而人益困窮之事已有七焉臣所不知何啻於此陛下儻追思大曆中所聞人間疾苦而又有此七事重增於前則人之無聊不問可悉昔魯哀公問於有若

曰年饑用不足如之何有若對曰盍徹乎哀公曰二吾猶不足如之何其徹也有若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孔子曰有國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蓋均而無怨節而無貧和而無寡安而無傾漢文恤患救災則命郡國無來獻是以人爲本以財爲末人安則財贍本固則邦寧今百姓艱窮非止不足稅額類例非止不均求取繁多非止來獻誠可哀憫亦可憂危此而不圖何者爲急聖情重慎每戒作爲伏知貴欲因循不敢盡求釐革且去其太甚亦足小休望令所司與宰臣參量據

水經 卷之三十一  
每年支用色目中有不急者無益者罷廢之有過制者廣費者減節之遂以罷減之資廻給要切之用其百姓稅錢項因軍興每貫徵二百者下詔停之用復其言俾人知信下之化上不令而行諸道權宜加徵亦當自請蠲放如是則困窮之中十緩其二三矣供御之物各有典司任土之儀各有常貢過此以往復何所須假欲崇飾燕居儲備賜與天子之貴寧憂乏財但勅有司何求不給豈必旁延進獻別徇營求減德示私傷風敗法因依縱擾爲害最深陛下臨御之初已弘清淨之化下無曲獻上絕私求近歲以來稍

渝前旨今但滌除流誤振起聖猷則淳風再興賄道中寢雖有貪饕之輩曷由復肆侵漁州郡羨財亦將焉往若不上輸王府理須下紓疲人如是則困窮之中十又緩其四五矣所定稅物估價合依當處月平百姓輸納之時累經州縣簡閱事或涉於姦冒過則不在戶人重重剝徵理甚無謂望令所司應諸州府送稅物到京但與色樣相符不得虛稱折估如濫惡尤甚給用不克唯罪元納官司亦勿更徵百姓根本旣自端靜枝葉無因動搖如是則困窮之中十又緩其二三矣然後據每年見供賦稅之處詳論詔旨咸

俾均平每道各令知兩稅判官一人赴京與度支類會參定通計戶數以配稅錢輕重之間大約可准而又量土地之沃瘠計物產之少多倫比諸州定爲兩等州等下者其每戶配錢之數少州等高者其每戶配錢之數多多少已差悉令折衷仍委觀察使更於當管所配錢數之內均融處置務盡事宜就於一管之中輕重不得偏併雖或未盡齊一決當不甚低昂既免擾人且不變法粗均勞逸足救凋殘非但徵賦易供亦冀逋逃漸息俟稍寧阜更擇所宜

請兩稅以布帛爲額不計錢數

陸贄

夫國家之制賦稅也必先導以厚生之業而後取其什一焉其所取也量人之力任土之宜非力之所出則不征非土之所有則不貢謂之通法歷代常行大凡生於天地之間而五材之用爲急五材者金木水火土也水火不資於作爲金木自產於山澤唯土爰播植非力不成衣食之源皆出於此故可以勉人功定賦入者唯布麻繒纈與百穀焉先王懼物之貴賤失平而人之交易難准又立泉貨之法以節輕重之宜歛散弛張必由於是蓋御財之大柄爲國之利權守之在官不以任下然則穀帛者人之所爲也錢貨

者官之所爲也人之所爲者故租稅取焉官之所爲者故賦歛捨焉此又事理著明者也是以國朝著令稽古作程所取於人不踰其分租出穀庸出絹調雜出繒纈布麻非此族也不在賦法列聖遺典粲然可徵曷常有禁人鑄錢而以錢爲賦者也今之兩稅獨異舊章違任土之通方效算緡之末法不稽事理不揆人功但估資產爲差便以錢穀定稅臨時折徵雜物每歲色目頗殊唯計求得之利宜靡論供辦之難易所徵非所業所業非所徵遂或增價以買其所無減價以賣其所有一增一減耗損已多且百姓所營

在耕織人力之作爲有限物價之貴賤無恒而乃定稅計錢折錢納物是將有限之產以奉無恒之輸納物賤則供稅之所出漸多多則人力不給納物貴則收稅之所入漸少少則國用不克公私二途常不兼濟以此爲法未之前聞往者初定兩稅之時百姓納絹一疋折錢三千二百文大率萬錢爲絹三疋價旣稍貴數則不多及乎頒給軍裝計數而不計價此所謂稅入少而國用不克者也近者百姓納絹一疋折錢一千五六百文大率萬錢爲絹六疋價旣轉賤數則漸加向之蠶織不殊而所輸尚欲過倍此所

謂供稅多而人力不給者也今欲不甚改法而粗救  
災害者在乎約循典制而以時變損益之臣謂宜令  
所司勘會諸州府初納兩稅年絹布定估比類當今  
時價加賤減貴酌取其中總計合稅之錢折爲布帛  
之數仍依庸調舊制各隨鄉土所宜某州某年定出  
稅布若干端某州某年定出稅絹若干足其有絕綿  
雜貨亦隨所出定名勿更計錢以爲稅數如此則土  
有常制人有常輸衆皆知上令之不遷於是其一其心  
而專其業應出布麻者則務於紡績供綿絹者則事  
於蠶桑日作月營自然便習各脩家技皆足供官無

求人假手之勞無賤鬻貴買之費無暴徵急辦之弊  
無易常改作之煩物甚賤而人之所出不加物甚貴  
而官之所入不減是以家給而國足事均而法行此  
直稍循令典之舊規固非創制之可疑者也然蚩蚩  
之俗罕究事情好騁異端妄行沮議臣請假爲問荅  
以備討論陛下誠有意乎憐愍蒼生將務救恤但垂  
聽覽必有可行議者若曰每歲經費所資六抵皆約  
錢數若今以布帛爲額是令支計無憑荅曰國初約  
法已來常賦率由布帛輸二甲子制用不愆何獨當  
今則難支計且經費之大其流有三軍食一也軍衣



二也內外官月俸及諸色資課三也軍衣固在於布帛軍食又取於地租其計錢爲數者獨月俸資課而已制祿唯不計錢故三代以食人衆寡爲差兩漢以石數多少爲秩蓋以錢者官府之權貨祿者吏屬之常資以常徇權則豐約之度不得恒於家以權爲常則輕重之柄不得專於國故先王制祿以食而平貨以錢然後國有權而家有節矣况今餽餉方廣倉儲未豐盡復古規或慮不足若但據羣官月俸之等隨百役資課之差各係錢數少多折爲布帛定數某官月給俸絹若干疋某役月給資布若干端所給色目

精粗有司明立條例便爲恒制更不計錢物甚感而官之所給不加物甚貴而私之所稟不減官司有准何利如之生人大端衣食爲切有職田以供食有俸絹以供衣從事之家固足自給以茲制事誰曰不然夫然則國之用財多是布帛定以爲賦復何所傷議者若曰吏祿軍裝雖頒布粟至於以時歛糴用權物價重輕是必須錢於何取給答曰古之聖人所以取山澤之蘊材作泉布之實貨國專其利而不與人共之者蓋爲此也物賤由乎錢少少則重重則加鑄而散之使輕物貴由乎錢多多則輕輕則作法而歛之

使重是乃物之貴賤繫於錢之多少錢之多少在於  
官中盈縮官失其守反求於人人不得鑄錢而限令  
供稅是使貧者破產而假資於富有之室富者蓄貨  
而竊行於輕重之權下困齊人上虧利柄今之所病  
諒在於斯誠宜廣卽山殖貨之功峻用銅爲器之禁  
苟制持得所則錢不乏矣有糶鹽以入其直有榷酒  
以納其資苟消息合宜則錢可收矣錢可收固可以  
歛輕爲重錢不乏固可以散重爲輕弛張在官何所  
不可慮無所給是未知方議者若曰自定兩稅以來  
恒使計錢納物物價漸賤所納漸多出給之時又增

虛估廣求羨利以贍庫錢歲計月支猶患不足今若  
定供布帛出納以平軍國之資無乃有闕荅曰自天  
寶以後師旅數起法度消亡肅宗撥滔天之災而急  
於功賞先帝邁含垢之德而緩於糾繩由是用頗殷  
繁俗亦靡弊公賦已重別獻旣行私賂競長誅求刻  
剝日長月滋積累以至於大曆之間所謂取之極甚  
者也今旣總收極甚之數定爲兩稅矣所定別獻之  
類復在數外矣間緣軍用不給已嘗加徵矣近屬折  
納價錢則又多獲矣比於大曆極甚之數殆將再益  
其倍焉復幸年穀屢豐兵車少息而用常不足其故

何哉蓋以事逐情生費從事廣物有劑而用無節夫  
安得不乏乎苟能黜其情約其用非但可以布帛爲  
稅雖更減其稅亦可也苟務逞其情侈其用非但行  
今重稅之不足雖更加其稅亦不足也夫地力之生  
物有大數人力之成物有大限取之有度用之有節  
則常足取之無度用之無節則常不足生物之豐敗  
由天用物之多少由人是以聖王立程量入爲出雖  
遇災難下無困窮理化旣衰則乃反是量出爲入不  
恤所無故魯哀公問年饑用不足如之何有若對以  
盍徹乎桀用天下而不足湯用七十里而有餘是乃

用之盈虛在節與不節耳不節則雖盈必竭能節則  
雖虛必盈今人窮日甚國用歲加不時節量其勢必  
感而議者但憂財利之不足罔慮安危之不持若然  
者則太宗漢文之德曷見稱秦皇隋煬之敗靡足戒  
唯欲是逞復何規哉幸屬休明將期致理急聚歛而  
忽於勤恤固非聖代之所宜言也

論長吏以增戶加稅闢田爲課績 陸贄

唐德宗時上

夫欲施教化立度程必先域人使之地著古之王者  
設井田之法以安其業立五宗之制以綴其息猶懼

其未也又教之族墳墓敬桑梓將以固人之志定人之居俾皆重遷然可爲理厥後又督之以出鄉遊惰之禁糾之以版圖比閔之方雖訓導漸微而檢制猶密歷代因襲以爲彝章其理也必謹於隄防其亂也必慢於經界斯道崇替與時興衰人主失之則不可御寰區守長失之則不可釐郡邑理人之要莫急於茲頃因兵興典制弛廢戶版之紀綱罔緝土斷之條約不明恣人浮流莫克禁止縱之則湊集整之則驚離恒懷倖心靡固本業是以賦稅不一教令不行長人者又罕能推忠恕易地之情體至公徇國之意迭

行小惠競誘姦阡以傾奪鄰境爲智能以招萃逋逃爲理化捨彼適此者旣謂新收而獲宥倏忽往來者又以復業而見優唯懷土安居首末不遷者則使之日重歛之日加是令地著之人恒代惰游服役則何異驅之轉徙教之澆訛此由牧宰不克弘通各私所部之過也及夫廉使奏課會府考功但守常規不稽時變其所以爲長吏之能者大約在於四科一曰戶口增加二曰田野墾闢三曰稅錢長數四曰徵辦先期此四者誠吏職之所崇然立法齊人久無不弊法之所沮則人飾巧而苟避其網法之所勸則人興僞

以曲附其文理之者若不知維御損益之宜則巧僞  
萌生恒因沮勸而滋矣夫課吏之法所貴戶口增加  
者豈不以撫字得所人益阜蕃乎今或詭情以誘其  
姦浮苛法以析其親族苟益戶數務登賞條所誘者  
將議薄征已遽驚散所析者不勝重稅又漸流亡州  
縣破傷多起於此長吏相效以爲績安忍莫懲齊人  
相扇以成風規避轉甚不究實而務增戶口有如是  
之病焉所貴田野墾闢者豈不以訓導有術人皆樂  
業乎今或牽率黎烝播植荒廢約以年限免其地租  
苟農夫不增而墾田欲廣新畝雖闢舊畝反蕪人利

免租頗亦從今年限纔滿復爲汚萊有益煩勞無增  
稼穡不度力而務闢田野有如是之病焉所貴稅錢  
長數者豈不以旣庶而富人可加賦乎今或重困疲  
羸力求附益捶骨瀝髓隳家取財苟媚聚歛之司以  
爲仕進之路不恤人而務長稅數有如是之病焉所  
貴徵辦先期者豈不以物力優贍人皆樂輸乎今或  
肆毒作威殘人逞欲事有常限因而促之不量時宜  
唯尚強濟絲不容纖粟不暇春矧伊貧虛能不奔迸  
不怨物而務先徵辦有如是之病焉然則引人逋逃  
感人艱窘唯茲四病亦有助焉此由考覈不切事情

而泛循舊轍之過也且夫戶口增加田野墾闢稅錢長數徵辦先期若不以實事驗之則真偽莫得而辨將驗之以實則租賦須加所加既出於人固有受其損者此州若增客戶彼郡必減居人增處邀賞而稅數有加減處懼罪而稅數不降儻國家所設考課之法必欲崇於聚斂則如斯可矣將有意乎富俗而務理豈不刺謬歟當今之要在於厚人而薄財損上以益下下苟利矣上必安焉則少損者所以招大益也人既厚矣財必贍焉則暫薄者所以成永厚也臣愚謂宜申命有司詳定考績徃貴於加者今務於減焉

假如一州之中所稅舊有定額凡管幾許百姓復作幾等差科每等有若干戶人每戶出若干稅物各令條舉都數年別一申使司使司詳覆有憑然後錄報戶部若當管之內人益阜殷所定稅額有餘任其據戶均減率計減數多少以爲考課等差其當管稅物通比較每戶十分減三分者爲上課十分減二分者次焉十分減一分者又次焉如或人多流亡加稅見戶比校殿罰法亦如之其百姓所出田租則各以去年應輸之數便爲定額每歲據額納徵更不勘責檢巡增闢者勿益其租廢耕者不降其數足以誘導墾

植且免妨奪農功事簡體弘人必悅勸每至定戶之際但據雜產校量田既自有恒租不宜更入兩稅如此則吏無苟且俗變澆浮不督課而人自樂耕不防閑而衆皆安土斯亦當今富人固本之要術在陛下舉而行之

論稅期限迫促

陸贄

建官立國所以養人也賦人取材所以資國也明君不厚其所資而害其所養故必先人事而借其暇力先家給而歛其餘財遂人所營恤人所乏借必以度歛必以時有度則亡勞得時則易給是以官事無關

人力不殫公私相全上下交愛古之得衆者其率用此歟法制或虧本末倒置但務取人以資國不思立國以養人非獨徭賦繁多夔無蠲貸至於徵收迫促亦不矜量蚕事方興已輸縑稅農功未艾遽歛穀租上司之繩責既嚴下吏之威暴愈促有者急賣而耗其半直無者求假而費其倍酬所繫遲速之間不過月旬之異一寬稅限歲歲相承遲無所妨速不爲益何急敦逼重傷疲人頃緣定稅之初期約未甚詳悉旋屬征役多故復令先限量徵近雖優延尚未均濟望委轉運使與諸道觀察使商議更詳定徵稅期限

聞奏各隨當土風俗所便時候所宜務於紆人俾得辦集所謂惠而不費者則此類也

論兼併之家私歛重於公稅

陸贄

國之紀綱在於制度商農工賈各有所專凡在食祿之家不得與人爭利此王者所以節材力勵廉隅是古今之所同不可得而變革者也代理則其道存而不犯代亂則其制委而不行其道存則貴賤有章豐殺有度車服田宅莫敢僭逾雖積貨財無所施設是以咸安其分罕徇貪求藏不偏多故物不偏罄用不偏厚故人不偏窮聖王能使禮讓興行而財用均足

則此道也其制委則法度不守教化不從唯貨是崇唯力是騁貨力苟備無欲不成租販兼并下錮齊人之業奉養豐麗上侔王者之尊戶蓄羣黎隸役同輩既濟嗜欲不虞憲章肆其貪恠曷有紀極天下之物有限富室之積無涯養一人而費百人之資則百人

之食不得不乏富一家而傾千室之產則千家之業不得不空舉類推之則海內空乏之流亦已多矣故前代致有風俗訛靡疇庶困窮由此弊也今茲之弊則又甚焉夫物之不可掩藏而易以閱視者莫著乎田宅臣請又措其宅而勿議且舉占田一事以言之



古先聖王疆理天下百畝之地號曰一夫蓋以一夫授田不得過於百畝也欲使人無廢業田無曠耕人力田疇二者適足是以貧弱不至竭涸富厚不至奢淫法立事均斯謂制度今制度弛紊疆理隳壞恣人相吞無復畔限富者兼地數萬畝貧者無容足之居依託強豪以爲私屬貸其種食賃其田廬終年服勞無日休息罄輸所假常患不克有田之家坐食租稅貧富懸絕乃至於斯厚歛促徵皆甚公賦今京畿之內每田一畝官稅五升而私家收租殆有畝至一石者是二十倍於官稅也降及中等租猶半之是十倍

於官稅也夫以土地王者之所有耕稼農夫之所爲而兼并之徒居然受利官取其一私取其十穡人安得足食公廩安得廣儲風俗安得不貪財貨安得不壅昔之爲理者所以明制度而謹經界豈虛設哉斯道浸亡爲日已久頓欲脩整行之實難革弊化人事當有漸望令百官集議參酌古今之宜凡所占田約爲條限裁減租價務利貧人法貴必行不在深刻格其制以便俗嚴其令以懲違微損有餘稍優不足損不失富優可賑窮此乃古者安富恤窮之善經不可捨也

右臣前月十一日延英奏對因叙賦稅煩重百姓困窮伏奉恩旨令具條疏聞奏今且舉其甚者謹件如前臣聞於書曰無輕人事惟難無安厥位惟危此理之所以興也又曰厥後嗣王生則逸不知稼穡之艱難此亂之所由始也以陛下天縱聖哲事更憂危夙夜孜孜志求致理往年論及百姓必爲悽然動容每言朕於蒼生支體亦無所惜臣久叨近侍亟奉德音竊謂一代黔黎必躋富壽之域昨奏人間疾苦十分纔及二三聖情已甚驚疑皆謂臣言過當然則愁怨之事何由上聞煦育之恩何由下布典籍所戒信而

有微一勸聖猷實可深惜臣又聞於書曰非知之艱行之唯艱竊惟陛下所以驚疑於微臣之言者但聞之未熟耳此乃股肱耳目之任仰負於陛下誠所謂知之非艱尚未足深累聖德也今則既知之矣願陛下勿復艱於所行居安思危億兆幸甚謹奏

請以稅茶錢置義倉以備水旱 陸贄

臣聞仁君在上則海內無餒殍之人豈必耕而餉之爨而食之哉蓋以慮得其宜制得其道致人於歉乏之外設備於災沴之前是以年雖大殺衆不懼夫水旱爲敗堯湯被之矣陰陽相寇聖何禦哉所貴堯

湯之盛者在於遭患能濟耳凡厥哲后皆謹循之故  
王制記虞夏殷周四代之法乃云國無九年之蓄曰  
不足無六年之蓄曰急無三年之蓄曰國非其國也  
周官司徒之屬亦云掌鄉里之委積以恤艱阨縣鄙  
之委積以待凶荒王制既衰雜以衡術魏用平糴之  
法漢置常平之倉利兼公私頗亦爲便隋氏立制始  
創社倉終於開皇人不饑饉貞觀初戴胄建積穀備  
災之議太宗悅焉因命有司詳立條制所在貯粟號  
爲義倉豐則斂藏儉則散給歷高宗之代五六十載  
人賴其資國步中艱斯制亦弛開元之際漸復脩崇

是知儲積備災聖王之急務也語曰百姓足君孰與  
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此言君養人以成國人戴  
君以成生上下相成事如一體然則古稱九年六年  
之蓄者蓋率土臣庶通爲之計耳固非獨豐公庾不  
及編疇記所謂雖有凶旱水溢人無菜色良以此也  
後代失典籍備慮之旨忘先王子愛之心所蓄糧儲  
唯計廩庾犬彘厭人之食而不知檢溝壑委人之骨  
而不能恤亂興於下禍延於上雖有公粟豈得而食  
諸故立國而不先養人國固不立矣養人而不先足  
食人固不養矣足食而不先備災食固不足矣爲官

而備者人必不贍爲人而備者官必不窮是故論德  
昏明在乎所務本末務本則其末自遂務末則其本  
兼亡國本於人安得不務項以寇戎爲梗師旅亟興  
惠恤之方多所未暇每遇陰陽愆候年不順成官司  
所儲祇給軍食支計苟有所闕猶須更取於人人之  
凶荒豈遑賑救人小乏則求取息利人大乏則賣鬻  
田廬幸逢有年纔償逋債歛獲始畢糶糧已空執契  
擔囊行復代假重重計息食每不克儻遇荐饑遂至  
顛沛室家相棄骨肉分離乞爲奴僕猶莫之售或行  
丐酈里或縊死道途天災流行四方代有率計被其

害者每歲常不下一二十州以陛下爲人父母之心  
若垂省憂固足傷惻幸有可救乏之道焉可捨而不  
念哉今賦役已繁人力已竭窮歲汲汲永無贏餘課  
之聚糧終不能致將樹儲蓄根本必藉官司助成陛  
下誠能爲人備火過聽愚計不害經費可垂永圖近  
者有司奏請稅茶歲約得五十萬貫元勅令貯戶部  
用救百姓凶饑今以蓄糧適副前旨望令轉運使總  
計諸道戶口多少每年所得稅茶錢使均融分配各  
令當道巡院主掌每至穀麥熟時卽與觀察使計會  
散就管內州縣和糶便於當處置倉收納每州令錄

右編  
事叅軍專知仍定觀察判官一人與和糴巡院官同  
勾當亦以義倉爲名除賑給百姓已外一切不得貸  
便支用如時當大稔事至傷農則優與價錢廣其糴  
數穀若稍貴糴亦便停所糴少多與年上下準平穀  
價恒使得中每遇灾荒卽以賑給小歛則隨事借貸  
大饑則錄奏分頒許從便宜務使周濟循環歛散遂  
以爲常如此則蓄財息債者不能耗吾人聚穀幸災  
者無以牟大利富不至侈貧不至饑農不至傷糴不  
至貴一舉事而衆美具可不務乎俟人小休漸勸私  
積平糴之法斯在社倉之制兼行不出十年之中必  
盈三歲之蓄弘長不已升平可期使一代黎人永無  
餒乏此堯湯所以見稱於千古也願陛下遵之慕之  
繼之齊之苟能存誠蔑有不至

論淮西管内水損處請同諸道遣宣慰使狀

唐德宗時上

陸贄

右奉進止淮西管内貢賦旣闕所緣水損簡擇宣慰  
使此道亦不要遣去者臣聞聖王之於天下也人有  
不得其所者若已納之於隍故夏禹泣辜殷湯引罪  
蓋以率土之內莫非王臣或有昏迷不共是由教化  
未至常以善救則無棄人自希烈亂常汚染淮甸職

右編  
貢廢闕責當有歸在於編毗豈任其咎陛下息師含  
垢宥彼渠魁惟茲下人久罹脅制想其翹望聖化誠  
亦有足哀傷儻弘善救之心當軫納隍之慮今者遣  
使宣命本緣卹患弔災諸道災患旣同朝廷弔卹或  
異是使慕聲教者絕望懷反側者得詞棄人而固其  
寇讐恐非所以爲計也昔晉饑乞糴於秦大夫百里  
奚曰天災流行國家代有救災卹鄰道也行道有福  
丕豹則請因而伐之穆公用百里奚之言拒丕豹之  
請且曰其君是惡其人何罪遂輸粟以救之其後秦  
饑乞糴於晉晉大夫虢射曰無損於怨而益於寇不

如勿與慶鄭曰背施無親幸災不仁貪愛不祥怒鄰  
不義不如與之惠公信號射之謀違慶鄭之議遂閉  
糴以絕焉是歲晉國復饑秦伯又饋之粟曰吾怨其  
君而矜其人終於秦穆霸強晉國擒辱是知棄怨而  
施惠者可以懷敵計利而忘義者罔不失人此乃列  
國諸侯猶能卹鄰救災矧君臨天下而可使德澤不  
均被者乎議者多謂淮右荐饑國家之利臣等愚見  
以爲不然必若興有征之師問不庭之罪因災幸濟  
已爽德攻儻又難於用兵望其艱窘自弊利害之勢  
或未可知夫悍獸之情窮則攫搏暴人之態急則猖

狂當其迫阨之時尤資撫馭苟得招攜以禮便可底  
寧備慮乖方亦足生恩竊以帝王之道頗與敵國不  
同懷柔萬邦唯德與義寧人負我無我負人故能使  
億兆歸心遠邇從一首有兇迷不復必當人鬼同誅  
此其自取覆亡尚亦不足含怒今因供稅有闕遂令  
施惠不均責帥及人恐未爲允伏惟聖鑒更審裁量  
其所擇諸道使並未敢宣行伏候進止

乞賑濟河北饑民

田錫

宋真宗時上

臣今月二十五日所進實封爲霸州乾寧軍死傷人  
等自二十六日至今又據莫州奏饑死一十六口  
滄州奏全家饑死一十七戶雖有指揮下轉運司相  
度及減斗斛價賑糶卽未見別行指揮若有司只如  
此行遣實未稱陛下憂勞之心也陛下爲民父母使  
百姓饑死乃是陛下孤負百姓也宰相調燮陰陽故  
導聖德而惠澤不下流王道未融明是宰相孤負陛  
下也今陛下何不引咎如禹湯罪已略降德音下饑  
餓殺人處州府民心知陛下憂恤然後振廩給貸以  
救其死若倉廩虛而饋運邊備未足卽日無可給貸  
則是執政素不用心所致昔伊尹作相耻一夫不獲

憂作待  
罪何爲  
良相須  
有方略  
仍畏耳

今饑殺人如此所謂焉用彼相今陛下可將此事以  
理道略而責宰臣以下觀其何辭以對視其有無忤  
色有無憂色待三日而後或旬浹以來不上表待罪  
不拜章求退是忍人也何良相之爲乎既非良相而  
猶用之則是陛下不以百姓心爲心也若不別進用  
賢臣恐危亂之萌將來滋蔓難圖也語曰十室之邑  
必有忠信况今皇家富有萬國豈無人焉可於常參  
官自來五日一轉對中觀其所上之言有遠大謀略  
經綸才業者可非次擢用若有其言而無其實退之  
以禮亦合理體不然則臣恐國家未能早致太平也

豈唯太平之未能致其憂患不獨在邊防而叛亂在  
內地也此是陛下續嗣先帝萬世基業之急務也所  
急之務莫先於此惟聖聰睿鑒詳微臣之言陸贄云  
若終有大患今若因循不早爲謀則慮大患  
至矣今臣所奏且可先降德音以禹湯責躬之意以  
謝天以堯舜至仁之心以待下使饑餓地分知陛下  
憂恤之心也臣職在深嚴日有聞見不敢不奏

論水旱之本重歛宜戒

范鎮

宋仁宗時上

臣伏見今歲無麥苗朝廷爲放稅免役及以常平倉



軍儲倉拯貸存恤之息不爲不至矣然而人民流離  
父母妻子不能相保者平居無事時不少寬其力役  
輕其租賦歲雖大熟使民不得終歲之飽及一小歉  
故雖加重施固已不及事矣此無他重歛之政在前  
也今特一穀不熟耳而流民如此就使九穀皆不熟  
朝廷將如之何臣竊以水旱之作由民之不足而怨  
民之不足而怨由有司之重歛有司之重歛由官冗  
兵多與土木之費而經制不立也又聞許汝鄭等處  
蝗蝻復生蝗蝻之生亦由貪政之所感也天意以爲  
貪政之取民猶蝗蝻之食苗故頻年生蝗蝻以覺悟

陛下也春秋魯宣公十五年秋初履畝冬蜾生說者  
以謂緣履畝而生此所謂貪政之感也國家自陝西  
用兵增兵以來賦役繁重近年不惜高爵重祿假借  
匪人轉運司復於常賦外進羨錢以助南郊其餘無  
名歛率不可勝計此皆貪政也貪政之發發於培刻  
暴虐此民所以怨也所以干天地之和也水旱之所  
以作也臣前所言官冗兵多民困者屢矣未蒙報下  
伏乞陛下勅大臣檢臣前所上章考今官數兵數與  
賦入之數立爲經制又罷土木之費使民得足食而  
少休則天地之和至矣古人言太平者止於民之足

右編 卷之三十一  
食也今誠能立經制省官與兵節土木之費使民足  
食陛下高拱深居而太平坐致顧陛下責任大臣如  
何耳

乞選河北監司賑濟饑民

司馬光

宋神宗時上

臣竊見朝廷差官支撥粳米於永泰等門遇有河北  
路流民逐熟經過卽大人每人支與米一斗小人支  
與米五升仰子細告諭在京難以住泊令速往近便  
豐熟州軍存活者臣切思之如此處置欲以爲恤民  
之名掩人耳目則僅可矣其實恐有損無益何以言

之憂者或聞河北有人訛傳京師散米者民遂襁負  
南來今若實差官散米恐河北饑民間之未流移者  
因茲誘引皆來入京京師之米有限而河北流民無  
窮旣而無米可給則不免聚而饑歿如前年許穎二  
州是也今來苗旣傷於旱蝗日益滋生秋田豐歉殊  
未可知一斗五升之米止可延數日之命豈能濟饑  
饉之厄哉凡民之情見利則趨之見害則避之若京  
師可以住泊雖驅之亦不肯去若外州不可以存活  
雖留之亦不肯止固非數人口舌所能告諭故臣以  
爲有損無益也臣聞民之本性懷土重遷豈樂去鄉

本紀 卷之三十一  
里捨其親戚弃其丘壟流離道路乞丐於人哉但以  
豐稔之歲粒食狼戾公家既不肯收糴私家又不敢  
積蓄所收之穀隨手糜散春指夏熟夏望秋成上下  
偷安姑爲苟計是以稍遇水旱蝻螟則餽糧已絕公  
私索然無以相救仰食縣官既不能周假貸富室又  
無所得此乃失在於無事之時不在於凶荒之年也  
加之監司守宰多不得人視民之窮曾無矜憫增無  
名之賦興不急之役吏緣爲奸蠹弊百出民搏手計  
窮無以爲生則不免有四方之志大意謂他處必有  
饒樂之鄉仁惠之政可以安居遂伐其桑棗撤其廬

舍殺其耕牛委其良田累世之業一朝破之相攜就  
道若所詣之處復無所依使之進退失望彼老弱不  
轉歿溝壑壯者不起爲盜賊將安歸乎是以聖王之  
政使民安其土樂其業自生至歿莫有離散之心爲  
此之要在於得人以臣愚見莫若謹擇公正之人爲  
河北監司使之察災傷州縣守宰不勝任者易之然  
後多方那融斛斗合使賑濟本州縣之民若斛斗數  
少不能周徧者且須救土著農民各據版籍先從下  
等次第賑濟則所給有限可以預約矣若富室有蓄  
積者官給印曆聽其舉貸候豐熟日官爲收索示以

必信不可誑誘則將來百姓爭務蓄積夫如此饑民知有可生之路自然不棄舊業浮遊外鄉居者既安則行者思返若縣縣皆然豈得復有流民哉臣曾上言王者以天下爲家不可使惻隱之心止於目前而已此特河北流民路過京師者耳切聞其他災傷之處流民亦爲不少若臣言可采伏望聖慈依此行之乞復義倉以備凶歲

上官均

宋哲宗時上

臣聞賊盜之多常起於凶歲凶歲不是常生於無備備災卹患常平義倉之設最爲良法熙寧十年始講隋唐之舊興置義倉令人戶於正稅斛斗一石別納五升準備災傷賑濟不得移用法頗周密蓋所歛至少所聚至多蓄之郡縣而散之於民歛之少則民易以輸聚之多則上足以施予蓄之郡縣則凶歲有備散之於民則人情無怨此隋文皇唐太宗嘗行於治平之世已試之効也元豐八年指揮諸路義倉一切廢罷議者至今惜之若以爲擾民則所出纔二十分之一若患他用則當時已有著令又况水旱不常饑饉間有發倉廩則每苦不足行勸誘則不免強取與其施之於倉卒不若備之無事今平糴之法旣已脩

復唯義倉之制尚未興舉臣以爲義倉貯積在近民  
居則饑歲賑濟無道路奔馳之勞費而人受實惠隋  
開皇中就社置倉蓋以此也臣欲乞興復義倉之法  
令於村鎮有巡檢廨舍處建立倉廩以便歛散其餘  
條例令有司更加脩整以備饑歲誠非小補

乞預備來年救饑之術

蘇軾

宋哲宗時

臣聞事豫則立不豫則廢此古今不刊之語也至於  
救災恤患尤當在早若災傷之民救之於未饑則用  
物約而所及廣不過寬減上供糴賣常平官無大失

而人人受賜今歲之事是也若救之於已饑則用物  
博而所及微至於耗散省倉虧損課利官爲一困而  
已饑之民終於死亡熙寧之事是也熙寧之災傷本  
緣天旱米貴而沈起張靚之流不先事奏聞但立賞  
閉糴富民皆爭藏穀小民無所得食流殍旣作然後  
朝廷知之始救運江西及截本路上供米一百三十  
三萬石濟之巡門俵米攔街散粥終不能救饑饉旣  
而繼之以疫疾本路歿者五十餘萬人城郭蕭條田  
野丘墟兩稅課利皆失其舊勘會熙寧八年本路放  
稅米一百三十萬石酒課虧減六十七萬餘貫略計

所失共計三百餘萬石其餘耗散不可悉數至今轉  
運司貧乏不能舉手此無他不先事處置之過也去  
年浙西數郡先水後旱災傷不減熙寧二聖仁智聰  
明於去年十一月申首發德音截撥本路上供斛斛  
二十萬石賑濟又於十二月終寬減轉運司元祐四  
年上供斛斛米三分之一爲米五十餘萬斛盡用其  
錢買銀絹上供了無一毫虧損縣官而命下之日所  
在歡呼官旣住糴米價自落又自正月開倉糴常平  
米仍免數路稅場所收五穀力勝錢且賜度牒三百  
道以助賑濟本路帖然遂無一人餓殍者此無他先

事處置之力也由此觀之事豫則立不豫則廢其禍  
福相絕如此洪惟二聖天地父母之心見民疾苦匍  
匍救之本不計較費多少而臣愚魯無識但知權利  
害之輕重計得喪之大小以謂譬如民庶之家置庄  
田招佃客本望租課非行仁義然猶至水旱之歲必  
須放免欠負借貸種糧者其心誠恐客散而田荒後  
日之失必倍於今故也而况有天下子萬姓而不計  
其後乎臣自去歲以來區區獻言屢瀆天聽者實恐  
陛下客散而田荒也去歲杭州米價每斛至八九十  
自今年正月以來日漸減落至五六月間浙西數郡

大雨不止太湖泛溢所在害稼六月初聞米價復長  
七月初斛及百錢足陌見今新米已出而常平官米  
不敢住糴災傷之勢恐如去年何者去年之灾如人  
初病今歲之災如病再發病狀雖同氣力衰耗恐難  
支持又緣春夏之交雨水調勻浙人喜於豐歲典賣  
舉債出息以事田作車水築圩高下殆遍下本已重  
指日待熟而淫雨風濤一舉害之民之窮困實倍去  
歲近者將官劉季孫徃蘇州披教臣密令季孫沿路  
體訪季孫還爲臣言此數州不獨淫雨爲害又多大  
風駕起潮浪堤堰圩埠率皆破損湖州水入城中民

家皆尺餘此去歲所無有也而轉運判官張壽自常  
潤還所言略同云吳江平望八尺間有舉家田苗沒  
在深水底父子聚哭以船楫撈攬云半猶堪炒喫青  
穞且以喂牛正使自今雨止已非豐歲而况止不止  
又未可知則來歲之憂非復今年之比矣何以言之  
去年杭州管常州米二十三萬石今來已糴過十五  
萬石雖餘八萬石而糴賣未已又緣去年災傷放稅  
及和糴不行省倉闕數所有上件常平米八萬石只  
了兌撥克軍糧更無見在惟糴米錢近八萬貫而錢  
非救饑之物若來歲米益貴錢益輕雖積錢如山終

無所用熙寧中兩浙市易出錢百萬緡民無貧富皆  
得取用而米不可得故曳羅綺帶金玉橫尸道上者  
不可勝計今來浙東西大抵糴過常平米見在數絕  
少熙寧之憂凜凜在人眼中矣臣材力短淺加之衰  
病而一路生齒憂責在臣受恩既深不敢別乞閑郡  
日夜思慮求來年救饑之術別無長策惟有秋冬之  
間不惜高價多糴常平米以備來年出糴今來浙西  
數州米既不熟而轉運司又管上供年額斛斛一百  
五十餘萬石兩司爭糴米必大貴饑饉愈速和糴不  
行來年青黃不交之際常平有錢無米官吏拱手坐

視人歿而山海之間接連甌閩盜賊結集或生意  
之患則雖誅殛臣等何補於敗以此須至具實聞奏  
伏望聖慈備錄臣奏行下戶部及本路轉運提刑兩  
路鈐轄司疾早相度來年合與不合準備常平斛斗  
出糴救饑如合準備卽具逐州合用數目臣已約度  
杭州合用二十萬石仍具逐司擘劃合如何措置令  
米價不至大段翔踴收糴得足如逐司以謂不須準  
備出糴救濟卽令各具保明來年委得不至饑殍流  
亡結罪聞奏緣今年已是立秋去和糴月日無幾比  
及相度往復取旨深慮不及於事伏乞詳察速賜指



本紀  
卷之三十一  
揮

貼黃臣聞之道路聞中災傷尤甚盜賊頗衆或云邵武軍有強賊人數不少恐是廖恩餘黨轉運司見令衢州官吏就近體訪雖未知虛實然萬一有之不可不預慮也

貼黃臣謹按唐史憲宗謂宰臣曰卿等累言吳越去年水旱昨有御史自江淮按察回言不至爲災此事信否李絳對曰臣見淮南浙江東西道狀皆云水旱且方隅受任皆朝廷信重之臣苟非事實豈敢上陳此固非虛說也御史官卑選擇非其人奏報之間或

容希媚况推誠之道君人大本苟一方不稔當卽日救濟其饑貧况可疑之耶帝曰向者不思而有此問朕言過矣絳等稽首再拜帝曰今後諸道被水旱饑荒之處速宜蠲貸之又按本朝會要太宗嘗語宰臣曰國家儲蓄最是急務蓋以備凶年救人命昨者江南數州微有災旱朕聞之急遣使往彼分路賑貸果聞不至流亡兼無餓殍亦無盜賊之患苟無積粟何以拯救饑民臣近者每觀邸報諸路監司多是於三四月間先奏雨水調勻苗稼豐茂及至災傷須待餓莩載塗然後奏知此有司之常態古今之通患也豐

本紀  
卷之三十一  
熟不須先知人人爭奏災傷正合預備相顧不言若非朝廷廣加採察則遠方之民何所告訴

論積欠宜寬

蘇軾

宋哲宗時上

臣聞之孔子曰善人教民七年亦可以卽戎矣夫民既富而教然後可以卽戎古之所謂善人者其不及聖人遠甚今二聖臨御八年於茲仁孝慈儉可謂至矣而帑廩日益困農民日益貧商賈不行水旱相繼以上聖之資而無善人之効臣切痛之所至訪問耆老有識之士陰求其所以皆曰方今民荷寬政無他疾苦但爲積欠所壓如負千鈞而行免於僵仆則幸何暇舉首奮臂以營求於一飽之外哉今大姓富家昔日號爲無比戶者皆爲市易所破十無一二矣其餘自小民已上大率皆有積欠監司督守令守令督吏卒文符日至其門鞭笞日加其身雖有白圭猗頓亦化爲篳門圭竇矣自祖宗以來每有赦令必曰凡欠官物無侵欺盜用及雖有侵盜而本家保伍人無家業者並與除放祖宗非不知官物失陷姦民幸免之弊特以民既乏竭無以爲生雖加鞭撻終無所得緩之則爲姦吏之所蚕食急之則爲盜賊之所憑藉

右編  
故舉而放之則天下悅服雖有水旱盜賊民不思亂此所謂損虛名而收實利也自二聖臨御以來每以施舍已責爲先務登極赦令每次郊赦或隨事指揮皆從寬厚凡今所催欠負十有六七皆聖恩所貸矣而官吏刻薄與聖意異舞文巧詆使不該放監司以催欠爲職業守令上爲監司之所迫下爲胥吏之所使大率縣有監催千百家則縣中胥徒舉欣欣然日有所得若一旦除放則此等皆寂寥無獲矣自非有力之家納賂請求誰肯舉行恩貸而積欠之人皆隣於寒餓何賂之有其間貧困掃地無可吞食者則胥

教令通指平人或云秉私擅買抵當物業或雖非衷私而云買不當價似此之類蔓延追攝自甲及乙自乙及丙無有窮已每限出空身到官或三五限得一二錢謂之破限官之所得至微而胥徒所取蓋無虛日俗謂此等爲縣胥食邑戶嗟乎聖人在上使民不得爲陛下赤子而皆爲姦吏食邑戶此何道也商賈販賣例無見錢若用見錢則無利息須今年索去年所賣明年索今年所賒然後計算得行彼此通濟今富戶先已殘破中民又有積欠誰敢賒賣物貨則商賈自然不行此酒稅利所以日虧城市房郭所以日

空也諸路連年水旱上下共知而轉運司窘於財用  
例不肯放稅縱放亦不盡實雖無明文指揮而以喜  
怒風曉官吏孰敢違者所以逐縣例皆拖欠兩稅較  
其所欠與依實檢放無異於官了無所益而民被追  
擾鞭撻之苦近者詔旨凡積欠皆分爲十料催納通  
計五年而足聖恩隆厚何以加此而有司以謂有旨  
倚閣者方得依十料指揮餘皆並催縱使盡依十料  
吏卒乞覓必不肯分料少取人戶旣未納足則追擾  
常在縱分百料與一料同臣頃知杭州又知潁州今  
知揚州親見兩浙京西淮南三路之民皆爲積欠所

壓日就窮蹙死亡過半而欠籍不除以致虧欠兩稅  
失陷課利農末皆病公私並困以此推之天下大率  
皆然矣臣每屏去吏卒親入村落訪問老父皆有憂  
色云豐年不如凶年天災流行民雖乏食縮衣節食  
猶可以生豐年舉催積欠胥徒在門枷棒在身則人  
戶求死不得言訖淚下臣亦不覺流涕又所至城邑  
多有流民官吏皆云以夏麥旣熟舉催積欠故流民  
不敢歸鄉臣聞之孔子曰苛政猛於虎者常不信其  
言以今觀之殆有甚者水旱殺人百倍於虎而人畏  
催欠乃甚於水旱臣切度之每州催欠吏卒不下伍

百人以天下言之是常有二十餘萬虎狼猛在民間  
百姓何由安生朝廷仁政何由得成乎臣自到任以  
來日以檢察本州積欠爲事內已有條貫除放而官  
吏不肯舉行者臣卽指揮本州一面除放去訖其於  
理合放而於條未有明文者且令本州權住催理聽  
候指揮其於理合放而於條有碍者臣亦未敢住催  
伏望特留聖意明詔大臣早賜與決行下

荆川先生右編卷三十一終

荆川先生右編目錄

卷三十二

戶二

權 貨 諫鑄大錢

補

單穆公

罷鹽鐵議 漢武帝

補

賢良文學

論賦算鑄錢及贖罪之弊

上元帝

補

貢禹

諫稅關市疏 上唐武后

崔融

論鹽鐵表 上德宗

補

劉彤

請於安南置市舶中使狀 上德宗

陸贄

乞罷貨茶權山放法 上宋太宗

張洎

論江南二稅外沿征錢物 上真宗

陳靖

論折變當隨土地之宜 上仁宗

劉敞

論市易 上神宗

文彥博

論市易 上神宗

韓琦

乞罷茶鹽權法 上欽宗

楊時

乞戒勅諸蕃市易 上孝宗

林光朝

理財中論錢幣 上孝宗

葉適

鈔法 上元成宗

鄭介夫

鹽法 上成宗

鄭介夫

內請罷瓊林大盈二庫狀 上唐德宗

陸贄

論奉宸庫估賣物色 上宋仁宗

趙抃

會計內帑 上哲宗

上官均

乞以封樁錢賜戶部及諸路轉運使

范祖禹

上哲宗

荆川先生右編卷三十二

都察院僉都御史毗陵唐順之編纂

南京國子監祭酒豫章劉日寧補遺

司業吳興朱國禎校定

戶二

諫鑄大錢

單穆公

周景王二十一年將鑄大錢單穆公曰不可古者天  
災降戾於是乎量資幣權輕重以振救民民患輕則  
爲之作重幣以行之於是乎有母權子而行民皆得  
焉若不堪重則多作輕而行之亦不廢重於是乎有

子。權母而行小大利之。今王廢輕而作重民失其資能無匱乎。若匱王用將有所乏。乏則將厚取於民。民不給將有遠志。是離民也。且夫備有未至而設之。有至而後救之。是不相入也。可先而不備。謂之怠。可後而先之。謂之召災。周固羸國也。天未厭禍焉。而又離民以佐災。無乃不可乎。將民總之與處而離之。將災是備禦而召之。則何以經國。國無經則何以出令。令之不從。上之患也。故聖王樹德於民以除之。夏書有之。曰。關石和均。王府則有詩。亦有之。曰。瞻彼旱麓。榛楛濟濟。愷悌君子。干祿愷悌。夫旱麓之榛楛。殖故君

子得以易樂干祿焉。若夫山林匱竭。林麓散亡。藪澤肆旣。民力凋盡。田疇荒蕪。資用乏匱。君子將險哀之不暇。而何易樂之有焉。且絕民用以實王府。猶塞川原而爲潢汙也。其竭也無日矣。若民離而財匱。應災至而備亡。王其若之何。吾周官之於災備也。其所怠棄者多矣。而又奪之資以益其災。是去其藏而翳其人也。王其圖之。王弗聽。卒鑄大錢。

罷鹽鐵議

賢良文學

詔有司問郡國所舉賢良文學。民所疾苦。文學對曰。竊聞治人之道。防淫佚之原。廣道德之端。抑末利而



開仁義毋示以利然後教化可興而風俗可移也今郡國有鹽鐵酒榷均輸與民爭利散敦厚之樸成貪鄙之化是以百姓就本者寡趨末者衆願悉罷之御史大夫桑弘羊難以爲此國家大業所以制四夷安邊足用之本罷之不便文學曰有國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故天子不言多寡諸侯不言利害大夫不言得喪畜仁義以風之廣德行以懷之是以近者親附而遠者悅服仁政無敵於天下惡用費哉大夫曰古之立國者開本末之途通有無之用易曰通其變使民不倦國有沃野之饒而民不足

於食者器械不備也有山海之貨而民不足於財者工商商工不備也養生送終之具待商而通待工而成故聖人作爲舟楫之用以通川谷服牛駕馬以達陵陸致遠窮深所以交庶物而使百姓是以先帝建鐵官以贍費用開均輸以足財鹽鐵均輸萬民所戴仰而取給者也文學曰國有沃野之饒而民不足於食者工商盛而本業荒也有山海之貨而民不足於財者不務民用而淫巧衆也高帝禁商不得仕宦所以遏貪鄙之俗也排困市井防塞利門而民猶爲非況上之爲利乎傳曰諸侯好利則大夫鄙大夫鄙則庶人

本紀  
卷之三十三  
恣是開利孔爲民罪梯也大夫曰均輸則民齊勞逸  
平準則民不失職均輸平準所以平萬物而便百姓  
非開利孔爲民罪梯者也文學曰古之賦稅於民也  
因其所工不求所拙農人納其獲女工效其工今釋  
其所有責其所無百姓賤賣貨物以便上求間者郡  
國或令民作布絮吏恣留難農民重苦女工再稅未  
見輸之均也縣官擅市則萬物竝收物騰躍而商賈  
牟利自市則吏容姦豪而富商積貨儲物以待其急  
輕賈姦利收賤以取貴未見準之平也蓋古之均輸  
所以齊勞逸而便貢輸非以爲利而買物也大夫曰

家人有寶器尚匣而藏之况人主乎夫權利之處必  
在深山窮澤之中非豪民不能通其利異時鹽鐵未  
籠布衣有胸邴人君有吳王專山澤之饒薄賦擅窮  
以成私威私威積而逆節之心作今縱民於權利罷  
鹽鐵以資彊暴遂其貪心衆邪羣聚私門成黨則彊  
禦日以不制而兼并之徒姦形成矣文學曰民人藏  
於家諸侯藏於國天子藏於海內故人民以垣墻爲  
藏閉天子以四海爲匣匱天子適諸侯升自阼階諸  
侯納管鍵執策而聽命示莫爲主也王者不畜聚下  
藏於民遠浮利務民之義義禮立則民化上若是雖

湯武生於世無所容其慮工商之事歐冶之任何姦之能成三桓專魯六卿分晉不以鹽鐵故權利深者不在山海在朝廷一家害百家在蕭牆而不在胸臆也大夫曰故扇水都尉彭祖寧言鹽鐵品令甚明卒徒衣食縣官作鑄鐵器給用甚衆無妨於民今總一鹽鐵非獨爲利入也將以建本抑末離朋黨禁淫侈絕并兼之路也古者名山大澤不以封爲下之專利也鐵器兵刃天下大用非衆庶所宜事也豪民欲擅山海以致富業故沮事者衆文學曰扇水都尉所言一切之術非君國子民之道也陛下繼孝武皇帝之

後公卿宜思所以安集百姓致利除害輔明車以仁義卽位六年公卿無請減除不急之官省罷機利之人陛下令郡國賢良文學議三五之道六藝之風陳安危利害之分指意燦然今公卿辨議未有所定所謂抱小利而忘大利者也大夫曰昔商君相秦也設百倍之利收山澤之稅國富民彊蓄積有餘是以征伐敵國攘地斥境不賦百姓而師以贍故用不竭而民不知地盡西河而民不苦今鹽鐵之利所以佐百姓之急足軍旅之費務蓄積以備乏絕有益於國無害於人文學曰文帝之時無鹽鐵之利而民富當今

有之而百姓困乏未見利之所利而見其害也且利  
非從天來不由地出一取之民間謂之百倍此計之  
失也夫李梅多實者來年爲之衰新穀熟者舊穀爲  
之虧自天地不能兩盈而況於人事乎故盈於此者  
必耗於彼商鞅峭法長利秦人不聊生相與哭孝公  
其後秦日以危利蓄而怨積地廣而禍構惡在利用  
不竭乎大夫曰諸侯以國爲家其憂在內天子以八  
極爲境其慮在外故宇小者用非功巨者用大是以  
縣官開園池總山海致利以助貢賦修溝渠立諸農  
廣田收盛苑囿太僕水衡少府太農歲課諸入田收

之利池籟之假及北邊置田官以贍諸用而猶未足  
今欲罷之上下俱殫困乏之應也雖節用如之何其  
可文學曰古者制地足以養民民足以承其上千乘  
之國百里之地公侯伯子男各克其求贍其欲秦兼  
萬國之地有四海之富而意不贍非宇小而用菲者  
欲多而下不堪其求也語曰厨有腐肉國有饑民廐  
有肥馬路有餒人今狗馬之養蟲獸之食豈特腐肉  
秣馬之費哉無用之官不急之作無功而衣食縣官  
者衆是以上不足而下困乏也今不減其本而與百  
姓爭薦草與商賈爭世利非所以明主德而相國家

也夫男耕女績天下之大業也古者分地而處之是以業無不食之地國無乏作之民今縣官多張苑囿公田池澤公家有鄣假之名而利歸權家三輔迫近山河地狹人衆四方竝臻粟米不能相贍公田轉假桑榆菜菓不殖地力不盡愚以爲非先帝所開苑囿池籩可賦歸之於民縣官租稅而已夫如是匹夫之力盡於南畝匹婦之力盡於麻枲田野闢麻枲治則上下俱衍何困乏之有大夫默然視丞相御史文學曰今天下合爲一家利末惡欲行淫巧惡欲施大夫君以心計策國用構諸侯參以酒權咸陽孔僅增以

鹽鐵江克耕谷之等各以鋒銳言利末之事析秋毫無可爲矣然國家衰耗城郭空虛故非崇仁義無以化民非力本農無以富邦也御史曰古者制田百步爲畝什而籍一先帝憐百姓衣食不足制田二百四十步而一畝率三十而稅一惰民不務田作饑寒及已固其理也鹽鐵又何過乎文學曰什一而籍民之力也豐好美惡與民共之故曰什一天下之中正也今田雖三十而頃畝出稅樂歲粒米狼戾而寡取之凶年饑饉而必求足加之以口賦更繇之役率一人之作中分其功農夫悉其所得或假貸而益之是以

本編  
百姓力耕疾作而饑寒遂及已也御史曰古者十五  
入太學與小役二十而冠與戎事五十以上血脉溢  
剛曰艾壯詩曰方叔元老克壯其猷今陛下寬力役  
之政二十三始賦征役五十六而免所以輔者壯而息老  
艾也丁者治其田里老者修其塘園則無饑寒之患  
不治其家而訟縣官亦悖矣文學曰十九以下爲殤  
未成人也二十而冠三十而娶可以從戎事五十以  
上曰艾老杖於家不從力役所以扶不足而息高年  
也鄉飲酒耆老異饌所以優者耄而明養老今五十  
以上至六十與子孫服輓輪並給絲役非養老之意

也古者有大喪者君三年不呼其門通其孝道遂其  
哀戚之心也今或僵尸衰經而從戎事非所以予百  
姓順孝悌之心也陛下富於春秋委任大臣公卿輔  
政政教未均故庶人議也御史默然不荅大夫曰明  
主憂勞萬人思念北邊故舉賢良文學高第將欲觀  
殊議異策庶幾云諸生無能出奇計徒守空言不知  
取舍之宜時世之變此豈明主所欲聞哉文學曰諸  
生對策殊路同歸指在於崇禮義退財利從往古之  
道匡當世之失宜可行者焉執事闇於明禮而喻於  
利末沮事墮議以故至今未決也大夫視文學悒悒

而不言丞相御史曰辨國家之政事論執政之得失  
何不徐徐道理相喻何至切切如此乎賢良文學皆  
離席曰鄙人固陋狂言以逆執事夫藥石苦於口而  
利於病忠言逆於耳而利於行諸生之諤諤乃公卿  
之良藥鍼石也大夫色少寬賢良曰今以近世觀之  
世殊而事異文景之際建元之始民朴而歸本吏廉  
而自重殷殷屯屯人衍而家富今政非改而教非易  
也何世之彌薄而俗之滋衰也竊聞閭里長老之言  
往者常民衣服溫暖而不靡器質朴宰而致用馬足  
以易步車足以自載酒足以合歡而不湛樂足以理

心而不淫入無晏樂之聞出無佚游之觀行即負巖  
止作鋤耘用約而財饒本脩而民富送死哀而不華  
養生適而不奢大臣正而無欲執政寬而不苛故黎  
民寧其姓百吏保其官建元始崇文修德其後邪臣  
各以伎藝虧亂至治外障山海內興諸利楊可告緡  
江克禁服張大夫革令杜周治獄夏蘭之屬妄搏王  
溫舒之徒妄殺殘吏萌起擾亂良民當此之時百姓  
不保其首領豪富莫必其族姓聖主覺焉迺誅滅殘  
賊以塞天下之責居民肆然復安然其禍累世不復  
瘡痍至今未息故百官尚有殘賊之政而強宰尚有

強奪之心大臣擅權而斷擊豪猾多黨而侵凌富貴  
奢侈貧賤篡殺女工難成而易弊車器難就而易敗  
常民文杯畫案婢妾衣紈履絲匹庶糲飯肉食無而  
爲有貧而強夸生不養死厚葬葬死殫家遣女滿車  
富者欲過貧者欲及是以民年急歲促寡恥而少廉  
刑非誅惡而姦猶不止也大夫曰吾以賢良爲少愈  
乃反若胡車之相隨乎賢良曰宮室輿馬衣服器械  
喪祭食飲聲色玩好人情之所不能已也故聖人爲  
之制度以防之間者士大夫務於權利怠於禮義故  
百姓倣效頗踰制度古者衣服不中制器械不中用  
不粥于市今民間雕琢不中之物刻畫無用之器古  
者庶人之乘者馬足以代其勞而已今富者連車列  
騎驂貳輜駟夫一馬伏櫪當中家六口之食亡丁男  
一人之事古者庶人耆老而後衣絲其餘則麻枲而  
已今富者縹繡羅紈中者素綺錦縑常民而被后妃  
之服褻人而居婚姻之飾古者庶人糲食藜藿非鄉  
飲酒膾臘祭祀無酒肉今閭巷無故烹殺相聚野外  
負粟而往挈肉而歸夫一豕之肉得中年之收十五  
斗粟當丁男半月之食古者庶人春秋脩其祖祠以  
時有事於五祀蓋無出門之祭今富者祈名嶽望三



川椎牛擊鼓戲倡儺像古者德行求福故祭祀而寬  
仁義求吉故卜筮而希今世俗寬於行而求於鬼怠  
於禮而篤於祭古者土鼓篲枹擊木拊石以盡其歡  
及後卿大夫有管磬士有琴瑟今富者鍾鼓五樂歌  
兒數曹中者鳴竽調瑟鄭儺趙謳古者瓦棺容尸木  
板塋周其後桐棺不衣采槨不斷今富者繡嗇題湊  
中者梓棺槨槨古者明器有形無實示民不用也後  
則有謚醢之藏桐馬偶人其物不備今厚資多藏用  
如生人古者不封不樹反虞祭於寢無廟堂之位其  
後則封之庶人之墳半仞其高可隱今富者積土成

山列樹成林臺榭連閣集觀增樓古者隣有喪春不  
相杵巷不歌謚孔子食於有喪者之側未嘗飽也今  
俗因人之喪以求酒肉幸與小坐而責辦歌舞俳優  
連笑伎戲古者嫁娶之服朱之以記虞夏之後表布  
內絲骨笄象珥封君夫人加錦尚褻而已今富者皮  
衣朱貉繁路環珮古者事生盡愛事死盡哀今生不  
能致其愛敬死以奢侈相高雖無哀戚之心而厚葬  
重幣者則以爲孝黎民慕效至於發屋賣業古者夫  
婦之好一男一女而成家室之道及後士一妾大夫  
二諸侯姪娣而已今諸侯百數卿大夫十數中者侍

御富者盈室是以女或怨曠失時男或老死無匹古者不以人力徇於禽獸不奪民財以養狗馬是以財衍而力有餘今猛獸奇蟲不可以耕耘而令當耕耘者養食之百姓或短褐不完而犬馬衣文繡黎民或糠糟不接而禽獸食肉夫宮室奢侈林木之蠹也器械雕琢財用之蠹也衣服靡麗布帛之蠹也狗馬食人食五穀之蠹也口腹從恣魚肉之蠹也用費不節府庫之蠹也漏積不禁田野之蠹也喪祭無度傷生之蠹也日修於五色耳營於五音體極輕薄口窮甘脆功積於無用財盡於不急故國病聚不足則身危

丞相曰治聚不足奈何賢良曰昔晏子相齊民奢示之以儉民儉示之以禮今公卿大夫誠能節車輿適衣服躬親節儉率以敦朴罷園池損田宅內無事乎市列外無事乎山澤農夫有所施其功女工有所粥其業如是則氣脉和平而無聚不足之患矣大夫曰昔公孫布被兒寬練袍衣若僕妾食若庸夫淮南逆於內蠻夷暴於外盜賊不爲禁奢侈不爲節何聚不足之能治乎賢良曰文景之際建元之始大臣尚有爭引守正之義自此以後多承意從欲少取直言面議而正刺因公而徇私故武安丞相訟園田爭曲直

於人主之前夫九層之臺一傾公輸子不能正本朝  
一邪伊望不能復故公孫丞相兒大夫側身行道分  
祿以養賢卑已以下士無行人子產之繼而葛繹澎  
侯隳壞其緒毀其客館議堂以爲馬廐埽舍無養士  
之禮而尚驕矜之色廉恥陵遲而爭於利矣大夫勃  
然作色默而不應丞相曰以賢良文學之議則有司  
蒙素飡之恥使賢良而親民偉仕亦未見其能醫百  
姓之疾也賢良曰談何容易而况行之乎今欲下鍼  
石通關鬲則恐有盛明之累懷鐵橐艾則被不王之  
名狼跋其胡載躡其尾君子之路行止之道固狹耳

大夫曰今守相古之方伯專制千里善惡在已不  
能耳道何狹之有哉賢良曰今吏道壅而不選富者  
以財賈官勇者以死射功戲車鼎躍咸出補吏累功  
積日或至卿相擅生殺之柄專萬民之命是以往者  
郡國黎民相乘而不能理或至鋸頸殺不辜而不能  
正執紀綱非其道故也古者封賢祿能不過百里之  
中而為都疆垂不過五十猶以爲一人之身明不能  
照聰不能達故立卿大夫以佐之而政治乃備今守  
相無古諸侯之賢而蒞千里之地主一郡之政一人  
之身治亂在已千里與之轉化不可不熟擇也故人

主有私人以財不私人以官大夫曰吏多不良矣又  
侵漁百姓長史厲諸小吏小吏厲諸百姓賢良曰今  
小吏祿薄郡國繇役遠至三輔常居則匱於衣食有  
故則賣畜鬻產不徒是也府求之縣縣求之鄉鄉安  
取之哉夫欲影正者端其表欲下廉者先其身故貪  
鄙在率不在下教訓在政不在民大夫曰君子內潔  
已而不能教於彼周公不能正管蔡之邪子產不能  
正鄧瞽之僞今一一責之有司豈能縛其手足而使  
之無爲哉賢良曰春秋譏刺不及庶人責其率也古  
者大夫將臨刑聲色不御恥不能以化而傷其不全  
也政教闇而不著百姓蹶而不扶若此則何以爲民  
父母大夫曰人君不畜惡民農夫不畜惡草鋤惡草  
而衆苗成刑惡民而萬夫悅故刑所以正民鋤所以  
別苗也賢良曰刑之於治猶策之於御也良工不能  
無策御者有策而勿用今廢其紀綱而不能張壞其  
禮義而不能防陷民於罔從而獵之以刑是猶開其  
牢闌發以毒矢也曾子曰上失其道民散久已如得  
其情則哀矜而勿喜夫傷民之不治而伐已之能得  
姦猶弋者覩鳥獸挂罟羅而喜也管子曰倉廩實而  
知禮節百姓足而知榮辱方今之務在罷鹽鐵退權

利分土地趣本業養桑麻盡地力則民自富民無饑  
寒之憂則教可成也語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  
夫如是則民徙義而從善入孝而出悌何暴慢之有  
大夫曰縣官鑄農器使民務本不營於末則無饑寒  
之累鹽鐵何害而罷賢良曰農天下之大本也鐵器  
民之大用也器用便利則用力少而得作多功用不  
具則田疇荒而穀不殖往時鹽與五穀同價器和利  
而中用今縣官鼓鑄鐵器大抵多為大器不給民用  
鹽鐵價貴百姓皆不便貧民或木耕手耨土擾啖食  
鐵官賣器不售或頗賦與民卒徒作不出程時命助

之徵發無限百姓苦之今能務本去末湛民以禮示  
民以樸則百姓反本而不營末矣丞相曰先王之道  
軼久而難復賢良文學之言深遠而難行非當世之  
所能及也於是遂罷議

論賦算鑄錢及贖罪之弊

貢 禹

漢元帝時上

禹以為古民無賦算口錢起武帝征伐四夷重賦於  
民民產子三歲則出口錢故民重困至於生子輒殺  
甚可悲痛宜令兒七歲去齒乃出口錢年二十乃算  
又言古者不以金錢為幣專意於農故一夫不耕必

此亦後世分款體格史家為察之若此

有受其饑者今漢家鑄錢及諸鐵官皆置吏卒徒攻  
山取銅鐵一歲功十萬人已上中農食七人此是錯之遺說是七十  
萬人常受其饑也鑿地數百丈銷陰氣之精地滅空  
虛不能含氣出雲斬伐林木亡有時禁水旱之災未  
必不繇此也自五銖錢起已來七十餘年民坐盜鑄  
錢被刑者衆富人積錢滿室猶亡厭足民心動搖商  
賈求利東西南北各用智巧好衣美食歲有十二之  
利而不出租稅農夫父子暴露中野不避寒暑捫草  
杷土手足胼胝已奉穀租又出藁稅鄉部私求不可  
勝共故民棄本逐末耕者不能半貧民雖賜之田猶  
賤賣以賈窮則起爲盜賊何者末利深而惑於錢也  
是以姦邪不可禁其原皆起於錢也疾其末者絕其  
本宜罷採珠玉金銀鑄錢之官亡復以爲幣市井勿  
得販賣除其租銖之律租稅祿賜皆以布帛及穀使  
百姓一歸於農復古道便又言諸離宮及長樂宮衛  
可減其大半以寬繇役又諸官奴婢十餘萬人戲游  
無事稅良民以給之歲費五六鉅萬宜免爲庶人廩  
食令代關東戍卒乘北邊亭塞候望又欲令近臣自  
諸曹侍中以上家亡得私販賣與民爭利犯者輒免  
官削爵不得仕宦禹又言孝文皇帝時貴廉潔賤貪

汗賈人贅壻及吏坐贓者皆禁錮不得爲吏賞善罰惡不阿親戚罪白者伏其誅疑者以與民亡贖罪之法故令行禁止海內大化天下斷獄四百與刑錯無異武帝始臨天下尊賢用士闢地廣境數千里自見功大威行遂從嗜欲用度不足乃行一切之變使犯法者贖罪入穀者補吏是以天下奢侈官亂民貧盜賊竝起亡命者衆郡國恐伏其誅則擇便巧史書習於計簿能欺上府者以爲右職姦宄不勝則取勇猛能操切百姓者以苛暴威服下者使居大位故亡義風俗之惡而有財者顯於世欺謾而善書者尊於朝諄逆而勇

猛者貴於官故俗皆曰何以孝弟爲財多而光榮何以禮義爲史書而仕宦何以謹慎爲勇猛而臨官故黥劓而髡鉗者猶復攘臂爲政於世行雖犬彘家富執足目指氣使是爲賢耳故謂居官而置富者爲雄桀處姦而得利者爲壯士兄勸其弟父勉其子俗之壞敗乃至於是察其所以然者皆以犯法得贖罪求士不得真賢相守崇財利誅不行之所致也今欲興至治致太平宜除贖罪之法相守選舉不以實及有臧者輒行其誅亡得免官則爭盡力爲善貴孝弟賤賈人進真賢舉實廉而天下治矣孔子匹夫之人耳

右編  
以樂道正身不解之故四海之內天下之君微孔子之言亡所折中况乎以漢地之廣陛下之德處南面之尊秉萬乘之權因天地之助其於變世易俗調和陰陽陶冶萬物化正天下易於決流抑隊自成康以來幾且千歲欲爲治者甚衆然而太平不復興者何也以其舍法度而任私意奢侈行而仁義廢也陛下誠深念高祖之苦醇法太宗之治正己以先下選賢以自輔開進忠正致誅姦臣遠放諂佞放出園陵之女罷倡樂絕鄭聲去甲乙之帳退僞薄之物脩節儉之化驅天下之民皆歸於農如此不解則三王可侔五帝可及惟陛下留意省察天下幸甚

諫稅關市疏

崔融

唐武后時鳳閣舍人崔融上

伏見有司請稅關市事條不限工商但是行人盡稅者臣謹按周禮九賦其七日關市之賦竊惟市縱繁巧關通末遊欲令此徒止抑所以成增賦稅臣謹商度今古料量家國竊將爲不可稅謹件事跡如左伏惟聖旨擇焉往古之時醇樸未散公田籍而不稅關市譏而不征中代已來澆風驟進桑麻疲弊稼穡辛勤於是各徇通財爭趨作巧求徑捷之速忘歲計之



餘遂使田業日荒倉廩不積蠶織休廢敝緼闕如饑  
寒猥臻亂離斯瘼先王懲其若此所以變古隨時依  
本者恒科占末者增稅夫關市之稅者謂市及國門  
關門者也惟歛出入之商賈不稅來往之行人今若  
不論商人通取諸色事不師古法乃任情悠悠末代  
於何瞻仰濟濟盛朝自取嗤笑雖欲憲章姬典乃是  
違背周官臣知其不可者一也臣謹按易繫稱庖羲  
氏沒神農氏作日中爲市致天下之人聚天下之貨  
交易而退各得其所班志亦云財者帝王聚人守位  
養成羣生奉順天德治國安人之本也士農工商四  
人有業學以居位曰士闢土殖穀曰農作巧成器曰  
工通財鬻貨曰商聖王量能授事四人陳力受職然  
則四人各業久矣今復安得動而搖之蕭何又云人  
情一定不可復動班固又云曹參相齊齊國安集大  
稱賢相參去屬其後相曰以齊獄市爲寄慎勿擾也  
後相曰理無大於此者乎參曰不然夫獄市者所以  
并容也今若擾之姦人安所容乎吾是以先之夫獄  
市兼受善惡若窮極姦人無所容竄久且極刑秦人  
極刑而天下叛孝武峻法而刑獄繁此其効也老子  
曰我無爲而人自化我好靜而人自正參欲以道化

其本不欲擾其末臣知其不可者二也四海之廣九州之雜關必據險路市必憑要津若乃富商大賈豪家惡少輕死重義結黨連羣喑鳴則彎弓睚眦則挺劍小有失意且猶如此一朝變作定是相驚乘茲困窮或致騷動便恐南走越北走胡非唯流迸齊民亦自攪亂殊俗又如邊徼之地寇賊爲隣與胡之旅歲月相繼儻因科賦致有猜疑一從散亡何以制禁求利雖切爲害方深而有司上言不識大體徒欲益帑藏助軍國殊不知軍國益擾帑藏愈空臣知其不可者三也孟軻又云古之爲關也將以禦暴今之爲關

也將以爲暴今行者皆稅本末同流且如天下諸津舟航所聚旁通巴漢前指閩越七澤十藪三江五湖控引河洛兼包淮海弘舸巨艦千軸萬艘交貿往還憧憧永日今若江津河口置鋪納稅則檢覆檢覆則遲留此津纔過彼鋪復止非唯國家稅錢更遭主司僦賂船有大小載有多少量物而稅觸途淹久統論一日之中未過十分之一因此壅滯必致吁嗟一朝失利則萬商廢業萬商廢業則人不聊生其間或有輕譟任俠之徒斬龍刺蛟之黨鄱陽暴虐之客富中悍壯之夫居則藏鏹出便竦劍加以重稅因之以

威脅一旦獸窮則攫執事者復何以安之哉臣知其不可者四也五帝之初不可詳也三王之後厥有著云秦漢相承典章大備至如關市之稅史籍有文秦政以雄圖武力捨之而不用也漢武以霸略英才去之而勿取也何則關爲禦暴之所市爲聚人之地稅市則人散稅關則暴與暴興則起異圖人散則懷不軌夫人心莫不肯善而樂禍易動而難安一市不安則天下之市心搖矣一關不安則天下之關心動矣况澆風久扇變法爲難徒欲禁末遊規小利豈知失玄默亂大倫魏晉眇少齊隋齷齪亦所謂不行斯道

者也臣知其不可者五也今之所以稅關市者何也豈不以國用不足邊寇爲虞一行斯術冀有殷贍然也微臣敢借前箸以籌之伏惟陛下當聖朝御玄籙沉璧於洛刻石於嵩鑄寶鼎以窮姦坐明堂而布政神化廣洽至德潛通東夷斃驚應時平殄南蠻纒動計日歸降西域五十餘國廣輪一萬餘里城堡清夷亭候靜謐比爲患者惟苦二蕃今吐蕃請命邊事不起卽日雖尚屯兵久後終成弛拆獨有默啜假息孤恩惡貫禍盈覆亡不暇征役日已省繁費日已稀矣然猶下明制遵大樸愛人力惜人財王侯舊封妃主

新禮所有支斷咸令削減此陛下以躬率先堯舜之  
用心也且關中河北水旱數年諸處逃亡今始安輯  
儻加重稅或慮相驚况承平歲積薄賦日久俗荷深  
恩人知自樂卒有變法必多生怨生怨則驚擾驚擾  
則不安中既不安外何能禦文王曰帝主富其人霸  
主富其地理國若不足亂國若有餘古人有言帝王  
藏於天下諸侯藏於百姓農夫藏於庾商賈藏於篋  
惟陛下詳之必若師興有費國儲多窘卽請倍算商  
客加歛平人如此則國保富強人免憂懼天下幸甚  
臣知其不可者六也陛下留神繫表屬想政源冒茲

炎熾早朝晏坐一日二日機務不遺先天後天靈心  
密應時政得失小子何知卒陳瞽辭伏紙惶懾

論鹽鐵表

唐德宗興元中上

劉彤

臣聞國之興衰在人不在天政之理亂在變不在習  
故殷辛失道雖得歲而亡齊桓反經雖改法而霸此  
則神而明之存乎其人之明效也是以五帝不相襲  
禮三王不相沿樂者豈祖孫父子而欲殊其業耶誠  
代異乎宜而時有所適不得已而然耳故能功格天  
地道濟生人三五而來未聞有弊而不遷以之表世  
者也國家承亡隋之季開累聖之業至於憲章彝典

立教垂訓可謂詳矣然猶倉廩未實流庸未還俗因  
兼并人嗟杼軸者所謂能適道矣而未能權積習之  
見不迥而隨時之宜未得故也臣聞漢之五葉孝武  
爲政一廐馬三十萬疋後宮數千萬人外討戎夷內  
興宮室殫費之數實百當今然而古費多而貨有餘  
今用少而財不足者何也豈非古取山澤而今取貧  
人哉取山澤則公利厚而人歸於農取貧人則公利  
薄而人去其業此所以古今不一羸儉相懸故先王  
之作法也山海有官虞衡有職輕重有術禁發有時  
一則專農二則饒國濟人盛事也臣實謂當今宜之

夫煮海爲鹽採山鑄金伐木爲室者豐餘之輩也寒  
而無衣饑而無食庸賃自資者窮苦之流也若能求  
山海厚利奪豐餘之人輕調徭役免窮苦之子所謂  
損有餘而益不足帝王之道可不然乎臣願陛下詔  
鹽鐵木等官收興利貨貿遷於人則不及數年府有  
餘儲矣然後下寬大之令蠲窮獨之徭可以惠羣生  
可以柔荒服討百蠻不憂千金之費懷萬國自有三  
錫之饒雖戎狄降附堯湯水旱無足虞也如此則成  
康刑措而頌聲作臣愚易之臣聞可與守成而難與  
慮始者常情是也陛下若允臣愚計便付有司則恐

右編  
由習常就變無日伏請付中書門下令妙擇才幹委  
以使車則愚臣所獻儻裨萬一奉天適變惟在陛下  
行之

請於安南置市舶中使狀

陸贄

唐德宗時上

嶺南節度經略使奏近日船舶多往安南市易進奉  
事大實懼闕供臣今欲差判官就安南收市望定一  
中使與臣使司同勾當庶免隱欺希顏奉宣聖旨宜  
依者遠國商販唯利是求綏之斯來擾之則去廣州  
地當要會俗號殷繁交易之徒素所奔奏今忽捨近

而趨遠棄中而就偏若非侵刻過深則必招懷失所  
曾無內訟之意更興出位之思玉毀楨中是將誰咎  
珠飛境外安可復追書曰不貴遠物則遠人格今既  
徇欲如此宜其殊俗不歸况又將蕩上心請降中使  
示貪風於天下延賄道於朝廷黷汚清時虧損聖化  
法宜當責事固難依且嶺南安南莫非王土中使外  
使悉是王臣若緣軍國所須皆有令式恒制人思奉  
職孰敢闕供豈必信嶺南而絕安南重中使以輕外  
使殊失推誠之體又傷賤貨之風望押不出

乞罷貨茶權山放法

張洎

右編  
唐太宗時上

臣伏奉中書宣諭聖意令訪聞茶法其權山通商各  
有何利害者臣才識鄙陋預聞天旨退就衡泌惶悚  
實深謹略具權山放法利害仰對大問惟聖明察之  
伏以茶貨之興其來尚矣資民豐國利潤之功博焉  
權山放法損益之制肇自有唐創茲茶法流行天下  
無異米鹽兆姓所須遠近同俗今獻利者言貨茶利  
害蓋有二焉一曰權山一曰放法歷代制置雖或不  
同舉要而言則權山之害深放法之利廣也然而幹  
司邦計之臣必曰朝廷權山大獲厚利儻從放免徒

利茶商此蓋老生之常談近世之弊法徒傷大體豈  
務通經者乎今請一二而言之夫南國土疆山澤連  
接遠民習俗多事茶園上則供億賦租下則存活妻  
子營生取給更絕他門及其官權茶山利歸公室衣  
食之源日削採造之役歲增課額既漸虧刑罰又屢  
及以至貼田賣屋力辦課程物產既窮死亡寧救所  
以出茶之處郡縣凋殘民不聊生職由於此其弊一  
也禁權之地法令斯嚴銖兩之茶卽扞憲網公私追  
擾獄訟繁興大則破族亡家小則身填牢戶州縣公  
事大半爲茶朝禁夕刑繫縲相繼戶口由茲減耗田

野爲之汙萊蠹爾蒸民墜於無告獄連禍結莫甚於斯其弊二也茶貨在山同夫五穀事持愛養卽獲滋豐及夫朝廷權山鄉原失業茶戶逼於寒餒日有逃亡者茶園陷於姦倖歲有荒廢者年華漸入殘破益深眷彼靈苗鞠爲茂草追呼覺察已失課程雖欲改張噬臍安及其弊三也謹按唐史穆宗朝宮中營造臺觀國計不克王播希恩請增茶稅李珣上疏曰權率救弊起自干戈厚歛於人殊傷國體歲終上計其利幾何未見阜財已云歛怨矣至太和九年鹽鐵使王涯始奏行權茶之法江淮間百姓茶園官自造作

分命使者主之百姓公言曰果行

是法必有盡殺

臣入山叛耳其後甘露事發涯竟就誅故史

謂王

涯欲希恩幸重困蒸人然而竄身姦邪之間與其而危其國豈非鬼瞰神奪駕斯禍以懲之乎前史書之以爲鑒誠國家膺圖御極子育黎元澤浹窮荒仁及行葦唯茲茶法未叶大中改絃更張正在茲日今若罷權山之制行放法之條益國便民其利有五夫先王創制貴在通行規利竭民政斯濫矣權山弊法舉而棄之則委頓者獲全流庸者盡復東南郡縣百萬遺甿送死養生得安舊業其利一也造茶之戶旣



專物產必能經營地利愛養茶園封殖窠條防護山澤十年之內茶貨大興通商惠農王賦增集其利二也權山既放密網減除愛人而義在必行畫象而民將不犯普天之下實省刑章利用厚生莫先於此其利三也比來搬運盡出公家涉歷江湖挽漕河洛方舟巨艦經途萬里風濤沒溺官吏姦偷陷失茶綱比歲常有若行放法此患自除其利四也國家權買茶貨歲入無窮堆貯倉場充積州郡及乎出賣之際則大半陳腐積年之後又多至焚燒今若許放權山任民貿易則國中永無棄貨天下咸契新茶惠潤公私實爲要道其利五也或曰國家制置茶法蓋有歲年一旦通商大虧國計贍用不足其將奈何對曰聖后當陽政先惠下將建無窮之策非急一時之利况茲變法未見虧官權放便宜謹條件如後

論江南二稅外沿征錢物

陳靖

宋真宗祥符元年江南轉運使陳靖上

臣聞爲國之本重乎烝黎致理之先存乎教化烝黎泰而國祚永教化行而理道昌前古哲王光宅天下未有不由是而能君兆庶保宗祧享奕世綿綿無疆之休也然則烝黎之所以泰者必在衣給食足賦均

右編  
卷之三十二  
欽平使安得其居樂得其業無非辜而陷法無爲盜而憎主故曰民惟邦本本固邦寧是也教化之所以行者必在刑簡政廉德廣信篤使禮有所設樂有所施無密法以害人無違分而取利故曰德惟善政政在養民是也今國家奄有萬國垂五十年聲教所及遐邇必至然臣學非博物材不逮人罔能周知四方是非休戚唯敢極言本職利病根源伏願聖慈仔細詳覽而留意焉臣今年正月內准勅差克淮南轉運副使兼同發運事於二月四日到任方欲求民疾苦報國寵光計未遂心治且移所自受江南轉運使僅

踰半年俗病民疵十得七八其小者乃當官而行圖不避事其大者實干邦計非可自專然或隱不言誠恐得罪且江南僞命自於夏稅正稅外有元征錢物曰鹽博紬絹加耗絲綿戶口鹽錢耗脚斗面鹽博斛斗醞酒麴錢率分紙筆錢析生望戶錢甲料絲鹽博綿公用錢米鋪襯蘆葵米麵脚錢等凡一十四件悉與諸路不同乃煜父子僭竊江淮糜費爵祿尋納朝廷之琛賚又失淮海之土田物力不克征歛苛暴太祖躬行天罰誠欲弔民而自克復之初舊弊不去者蓋樊知古始怨僞朝不與名第檐簷去國獻策復仇

屬天運之有歸遂甘心於故土然小人之見無大略  
於時旣任轉輸罔思鼎革而輒怨怒其主流毒其民  
使我皇朝只得伐罪之名未見弔民之實因仍舊貫  
以至於今又其沿征數內醞酒麴錢鹽博紬絹鹽博  
斛斗者江南舊日許人私下造酒等第科納麴錢及  
嘗散與官鹽博換紬絹斛斗歸復之後酒則禁斷鹽  
則不支上件沿征准前輸納其次耗脚斗面加耗絲  
綿詰其所由亦皆類此前後巡撫採訪制置茶鹽承  
受體量發賑貸等皆承委寄不察疲羸不唯不察疲  
羸而復益之瘡痍遂使貸家鬻產償積疊之征科去

士離鄉入逋亡之簿籍目擊堪歎天高莫聞加以累  
年荐饑甚不堪命今歲雖稔亦罕寧居實病本之轉  
滋致仁化而未洽矧夫否極則泰感而遂通通泰之  
期計在今日伏惟陛下膺圖受籙繼業承祧念太祖  
丕變之實難省太宗治平之不易恭默思道期庶績  
以咸熙惕厲爲懷畏一物之失所故臣得以有犯無  
隱者誠謂陛下必能澄流於源也又臣嘗觀周書兼  
之漢史見文王高祖開國創業勞苦艱辛無所不至  
武王孝惠纘功述德而猶天下多故域中未寧洎乎  
周成漢文治定刑措者非文王武王不及成王之英

睿高祖孝惠不及文帝之智略蓋開國創業之際定  
霸爭雄也纘功述德之時去愚取賢也誠雄霸之未  
分賢愚之相半果斷靡暇舉置惟艱故顯忠遂良然  
後治定刑措萃於成王文帝之世也我皇朝太祖東  
掃江浙西克巴岷南平越裳北掃澤潞非定霸爭雄  
歟太宗殄三晉之昏迷斥兩河之醜虜黜羣邪於荒  
服採多士於草萊非去愚取賢歟夫如是太祖則文  
王高祖之時太宗則武王孝惠之日陛下則成王文  
帝之世太祖太宗已無愧文武高惠於前陛下必超  
邁成王文帝於後也今江南州郡民物凋殘太祖太

宗未果安輯非獨二聖遺善以貽嗣君抑亦周漢治  
平悉在三世噫周祚八百載漢祚四百年歷代延洪  
無出於是陛下得不動心哉臣所貢芻蕘蓋當職任  
陛下儻允愚計確賜主張則顯忠遂良治定刑措起  
於此而成於彼亦將不遠矣陛下果賜主張無令沮  
難則臣願竭忠赤復得爲陛下剖析而別白也矧江  
南歸命二十有七載賦歛關市山澤權酷至於百貨  
之珍竒庶物之巨細每歲所入有增無虧執事於外  
者得以叙爲勞能坐邀恩爵會計於內者得以資爲  
績用固保隆崇只謂財帛之繁食貨之富足以實國

本紀  
足以供軍殊不知物貨悖取人民之受弊人民受弊  
盜賊之必興盜賊必興干戈之不戢干戈不戢郡邑  
之罔寧郡邑罔寧農桑之失業農桑失業則國家無  
所出貨帛無所求然後欲圖潤昌不唯不克全有抑  
亦庶幾於亂則蜀川事商鑒未遠也臣雖甚狂瞽亦  
識便宜挽粟飛芻誠爲本事聚財積穀敢不用心然  
或踐彼常途昧於至理不過每到州府長索事分接  
問刑獄之清濫拘檢錢穀之盈虛降次小大之務場  
稽考出納之文簿孜孜點算一一看詳有欺罔則尋  
究元由有錯誤則責撻胥吏遇羨剩之額錄爲已功

擅權易之財奪其民利苟且隨時之譽希求進秩之  
榮待至官滿歸朝動不失所如此亦爲稱職亦可安  
身其或有暗君親無益政教臣所不忍也臣今所陳  
前項沿征一十四件者竝僞朝舊弊也其順歸之後  
亦更有甚於此者臣未敢輒言陛下睿哲聰明孜孜  
求理苟或審其子細必是大惻聖懷臣終俟他時盡  
布愚款又上件沿征數內亦有可永且仍舊亦有可  
易而從新亦有可推作國恩亦有可就爲民便若微  
臣專擅擘劃料朝廷必未施行何者供億尚煩儲蓄  
未備衆人不知別有微旨或相排沮故也願陛下察

此愚管且許留中然後密抽微臣赴闕質問儻事可  
采擇則繫於否臧如理涉虛浮則甘俟典憲復慮陛  
下以臣欲歸京闕別有希求且臣自是遠人所得已  
踰始望崇階貴秩非敢有心但恨天賦性靈不能苟  
循時俗致此喋喋煩瀆聖明

論折變當隨土地之宜

劉敞

宋仁宗慶曆七年通判蔡州劉敞上

臣聞聖王之處民也順其性是故居山者不使居川  
居渚者不使居中原其取民也任其宜是故山虞不  
以魚鼈爲賦川衡不以材木爲貢蓋順其性者知天

者也任其宜者知地者也聖王之功不變天地是以  
其養易足其教易成其求易供其取不匱今之時善  
言政者莫不欲富民而常患奪其財者由有  
司取之反其性而戾其宜於是或以穀爲金或以芻  
爲帛非精也而求之不舍民是以困窮是以流亡是  
以盜爭朝廷豈不恤哉蓋不得已也臣以謂方今用  
度不足之時欲盡如古蓋亦未可且敕有司毋責魚  
鼈於山毋索材木於川則百姓亦庶幾矣臣非敢虛  
言也臣所治州十縣其五皆種種稌而有司乃使以  
糲與粳爲賦一不如約束吏當坐之若此者上則不順

於天下則不因於地中則不悅於人去聖王之功遠矣惟陛下哀憐之臣幸備執事以治民爲職詔書問可以寬民者臣切疑莫先於此夫賦稅固自古有之臣願敕諸路轉運使必不得已而折變變其所有毋變其所無變其所可得毋變其所不可得則民庶不困矣

論市易

宋神宗時上

文彥博

臣近言市易司於御街東廊設又子差官監賣果實分取牙利損大國之體斂小民之怨乞行寢罷至今涉旬未聞施行亦不蒙詢詰未審聖意以爲何如退

省僭狂伏增惶懼臣竊慮陛下以其事小故不足恤而臣愚以謂所損甚大決不可爲區區盡言蓋由於此且京邑翼翼四方取則魏闕之下治象所關今乃官作賈區公取牙利古所謂理財正辭者豈若是之瑣屑乎周官泉府斂市之不售貨之滯於民用以待不時而買者各從其故價亦不如是之規利也凡衣冠之家網利於市搢紳清議衆所不容豈有堂堂大國皇皇求利而不爲物論所非者乎斯乃龍斷之事孟軻恥之臣亦恥之復不忍聚斂小臣希進妄作侵漁貧下玷累朝廷不勝憤悶輒敢屢言伏望聖慈俯

垂詳擇若以臣言非當甘從誅責

論市易

宋神宗時上

韓琦

臣詳制置司疏駁事件多刪去臣元奏切要之語唯舉大槩專用偏詞曲爲沮難及引周禮國服之息爲說文其謬妄上以欺罔聖聽下以愚弄天下之人將使無敢復言其非者臣不勝痛憤須至再有辨列按周禮泉府掌以市之征布歛市之不售貨之滯於民用者以其價買之物揭而書之以待不時而買者各從其抵鄭衆釋云書其價揭著其物也不時買者謂急求也抵故價也臣謂周制民有貨財在市而無人

買或有積滯而妨民用者則官以時價買之書其物價以示民若有急求者則以官元買價與之此所謂王道也經又云凡賒者祭祀無過旬日喪紀無過三月鄭衆釋云賒貰也以祭祀喪紀故從官貰買物賈公彥疏云賒與民不取利也經又云凡民之貸與其有司辨而授之以國服爲之息鄭衆釋云貸者謂從官借本賈也故有息使民弗利以其所買之國所出爲息也假令其國出絲絮則以絲絮償其國出絺葛則以絺葛償臣所謂周制有從官借本賈者亦不以求民之利但令變所貸錢輸國服卽以爲息也此所



謂王道也而鄭康成釋云以其於國服事之稅爲息也於國事受園廛之田而貸萬泉者則菴出息五百臣謂周禮園廛二十而稅一近郊十一遠郊二十而三甸稍縣都皆無過十二惟漆林之征二十而五漆林自然所生非人力所作故稅重康成乃約此法謂從官貸錢若受園廛之地貸萬錢者出息五百公彥因而䟽解謂近郊十一者萬錢期出息一千遠郊二十而三者萬錢期出息一千五百甸稍縣都之民萬錢期出息二千臣謂如此則須漆林之所取貸萬錢息二千五百也然當時未必如此今放青苗錢凡春

貸十千半年之內便令納利二千秋再放十千至歲終又令納利二千則是貸萬錢者不問遠近之地歲令出息四千也周禮至遠之地出息二千今青苗取息尚過周禮一倍則制置司言比周禮取息立定分數已不爲多亦是欺罔聖慈且謂天下之人皆不能辨也且古今異制貴於便時周禮所載有不可施於今者其事非一若謂泉府一職今可施行則上所言以官錢買在市不售及民間積滯之貨俟民急求則依元買價與之民有祭祀喪紀就官中借物限旬日三月還官而不取其利制置司何不將此周公太平

已試之法盡申明而行之豈可獨舉注䟽貸錢取息之一事以詆天下之公言哉

乞罷茶鹽榷法

宋欽宗時上

楊時

臣伏覩陛下屢降德音欲盡復祖宗之舊崇寧紛更唯是茶鹽二法最爲民害榷茶自唐末始有祖宗蓋嘗行之矣積年之久流弊滋甚仁宗詔有司會榷茶淨利均爲茶租戶輸之弛其禁使自興販縣官坐收榷茶之利而民得自便無冒禁抵刑之患可謂公私兩利矣當時詔書有曰私藏盜販犯者實繁嚴刑重誅情所不忍是於江湖數千里設窞以陷吾民也又

曰歷世之弊一旦以除著爲經常不復更制尚慮喜於立異之人緣而爲奸之黨妄陳奏議以惑官司必寘明刑以戒狂謬其訓告丁寧至矣固後世子孫所宜守也今茶租錢輸如故而榷法愈密是榷之又榷也三浙窮荒之民有經歲不食鹽者茶則不可一日無也一日無之則病矣昔時晚春採造謂之黃茶每斤不過三二十錢故細民得以厭食今買引之直已過數倍未有茶色民間例食貴茶而細民尤被其害行法之初衰刻之吏以配賣引數多爲功苟冒恩賞其後以歲課最高爲額上戶有敷及十數引陪費無

慮十五六千則人不易供矣諸犯權貨不得根究來  
歷自祖宗迄于熙豐未之有改也今茶法獨許根究  
盜販者皆無賴小民一爲捕獲則妄引來歷以報私  
怨官司不敢沮抑追呼枝蔓徃狂克斥經時不能決  
良可憫也權鹽自漢有之非一日也周世宗征河東  
河朔之民遮道訴鹽法之不便世宗會所得息均之  
人戶從民願也熙寧中有議再權者朝廷不行方神  
宗大有爲之時凡可以益國而利民者知無不爲以  
是爲不可行則是終不可也今鹽息敷在人戶者亦  
輸之如故而又設官置司與他路等其爲害深矣江

浙有蠶鹽於春初均與之爲蠶繅之用蠶熟以絹償  
之未爲厲民也今蠶鹽不支而償絹不免則鹽之利  
入官已多矣山谷之民食鹽之家十無二三而州縣  
均敷塩鈔民間陪費與茶引等官吏迫於殿最之嚴  
皆計口授之以克歲額人何以堪今朝廷不立歲額  
不比較歲課必虧使者持節一路豈肯坐視而恬不  
加察乎前此定賦之後蓋嘗不立額比較矣而歲額  
大虧鹽事監司切責州縣不覺察盜販致有虧欠州  
縣苟追譴責不免敷配取辦雖名爲不比較而比較  
之實仍舊也臣切謂宜一遵祖宗之法罷提舉茶鹽

本編  
司使之自便無敷配之弊而人始受賜矣往時鹽息  
諸路所得各無慮數十萬緡以克經費故漕計不乏  
漕計不乏則橫歛不加於民而上下裕矣議者必謂  
罷茶鹽二法中都必至乏用臣切以爲不然舊日權  
貨務所積皆克御前用戶部所得無幾矣今陛下恭  
儉節用一毛不妄費焉用此物爲哉兼權貨務在祖  
宗時鹽鈔自有常數以備經費舉而行之兩無所妨  
陛下早降睿旨罷此二法以幸天下

乞戒勅諸蕃市易

宋孝宗乾道中編修官林光朝奏

林光朝

臣聞古之爲關也蓋以禦暴惟譏異言察異服不使  
奇袤之人變亂於國中此爲關之本意也是故蠻夷  
猾夏寇賊姦宄舜嘗以是命臯陶豈唐虞所都與狄  
人相近深恐羣狄變亂中華而爲是寇賊姦宄之事  
此不可不責之治獄者天下釁端常生於所忽釁之  
未萌以簡書治之爲有餘及其已甚以甲兵取之爲  
不足唐虞盛時所以治夷狄者如此是治之於其早  
未嘗攻之於未流也東南有海道所以扞隔諸蕃如  
三佛齊大食占城闍婆等數國每聽其往來相爲互  
市遂於嶺南之廣州福建之泉州各置市舶一司諸

右編  
卷之三十一  
蕃通貨舉積於此荆淮湖外及四川之遠商賈絡繹  
非泉卽廣百貨所出有無相易此亦生人大利也臣  
昨在嶺外見諸蕃之貨近年以來多是蕃人以厚貲  
停塌而責商賈以數倍之息所以如是者謂其自有  
貨賣之處近聞蕃客十十五五嘗在都下自賣蕃物  
而以金銀爲回貨今又聞轉而之他中國禁令如此  
闕踈非所以待夷狄也夫金銀可貴吾之所寶以塗  
金銷金爲服用則坐罪爲不輕若之何棄其所可貴  
者於化外窮髮之鄉此物一去卽不復相流通豈不  
重可惜也然中國所得蕃物往往可以克耳目之玩

若用之於救水旱行軍旅一皆爲無用之物至如金  
銀可貴自古而然豈可使之日盡月耗而不加恤焉  
臣之過計又不特此一事如前年於吉陽軍買馬今  
年復於泉州買馬及器仗此釁漸生烏可縱而不問  
往時海外有一種落俗呼爲毗舍耶忽然至泉州之  
平湖此尚在一絕島續又至北鎮去州治無二十里  
之遠其視兵刃一無所畏啗食生人乃如芻豢每得  
尺鐵爭先收拾所過之處刀斧鉤鑿爲之一空及散  
走嶺外殺人爲糧挾舟而行出没水中猶履平地潮  
惠一帶莫不戒嚴此曹禽獸也初不知所託在何等

處尚能爲吾民之害况所謂熟蕃往來中都者乎臣願聖慈戒勅嶺外及福建一路所有蕃客止令於廣州泉州相與貿易不得輒出二州之界庶幾他處金銀可貴之物不至泄之界外且無徃日意外之患不勝幸甚

理財中論錢幣

宋孝宗時上

葉適

天下以錢爲患二十年矣百物皆所以爲貨而錢并制其權錢有輕重大小又自以相制而資其所不及蓋三錢並行則相制之術盡矣而猶不足至於造楮以權之凡今之所謂錢者反聽命於楮楮行而錢益少此今之同患而不能救者也夫率意而戲造猥以補一時之闕而遂貽後日之憂大都市肆四方所集不復有金錢之用盡以楮相貿易擔囊而趨勝一夫之力輒爲錢數百萬行旅之至於都者皆輕出他貨以售楮天下陰相折閱不可勝計故凡今之弊豈惟使錢益少而他貨亦并乏矣設法以消天下之利孰甚於此與利之臣苟欲必行知模刻之易而不知其爲盡錢之難十年之後四方之錢亦藏而不用矣將交執空券皇皇焉而無從得此豈非天下之大憂乎夫見其有而因謂之有見其無而因謂之無者此常

人之識爾所貴於智者推其有無之所自來不反手而可以除其患且今之所謂錢乏者豈誠乏耶上無以爲用耶下無以爲市耶是不然也天下之所以竭誠而獻者有二議有防錢之禁有羨錢之術夫南出於夷北出於虜中又自毀於器用盜鑄者雖殺雜而能增之爲器者日損之而莫知也此其禁患於不密也是誠可密也若夫羨錢之術則鼓鑄而已矣雖然盡鼓鑄所得何足以羨天下之錢且天地之產東南之銅或暫息而未復雖有咸陽孔僅之巧何以致之噫不知夫造楮之弊驅天下之錢內積於府庫外藏

於富室而欲以禁錢鼓鑄益之耶且錢之所以上下等之其權盡重於百物者爲其能通百物之用也積而不發則無異於一物銅性融液月鑠歲化此其賤天下之寶亦已多矣夫徒知錢之不可以不積而不知其障固而不流徒知積之不可以不多而不知其已聚者之不散役楮於外以代其勞而天下有坐鎮莫移之錢此豈智者之所爲哉豈其思慮之有未及哉故臣以謂推其有無之所自來不反手而可以除其患者也雖然壅天下之錢非上下之所欲也用楮之勢至於此也賣行者有千倍之輕兌鬻者有什一

有緒 卷之三十一  
之獲則楮在而錢亡楮尊而錢賤者固其勢也貴莫如珠金賤莫如泥沙至錢而平矣先王之用弊也錢居其一而後世之用錢也他幣至於皆廢誠以爲輕重之適也故夫天下之貨未有可輕於錢者也一朝而輕千倍曾不爲後日之計者何也此臣之所謂弊極而當反者也天下之事本無奇畫爲奇畫者小人之自便以干其君者也不可聽也雖然臣又有疑焉計今日之錢自上而下者有兵之料有吏之俸自下而上者州縣倚鹽酒雜貨之入而民之賣易以輸送者大抵皆金錢也故雖設虛券以陰納天下之錢而

猶未至於盡藏而不用方今之事比於前世則錢旣已多矣而猶患其少者何也古之盛世錢未嘗不貴而物未嘗不賤漢宣帝時穀至石五錢所以立常平之法唐太宗新去隋亂而至富强米斗十錢以上爲率何者治安則物蕃物蕃則民不求而皆足是故錢無所用往者東南爲稻米之區石之中價財三四百耳歲常出以供京師而資其錢今其中價旣十倍之矣不幸有水旱不可預計惟極南之交廣與素曠之荆襄米斗乃或止百錢爲率耳然大要天下百物皆貴而錢賤瓜匏果蓏魚鱉牛豕凡山澤之所產無不



盡取非其有不足也而何以至此且以漢唐之賦祿較之於吾宋其用錢之增爲若干以承平之賦祿較之所入者其錢之增又若干昔何爲而有餘今何爲而不足然則今日之患錢多而物少錢賤而物貴也明矣天下惟中民之家衣食或不待錢而粗具何者其農力之所得者足以取也而天下之不爲中民者十六是故常割中民以奉之故錢貨紛紛於市而物不能多出於地夫持空錢以制物猶不可而况於持空券以制錢乎然則天子與大臣當憂其本而已矣

鈔法

元成宗時上

鄭介夫

自漢以來止用銅錢亦用鐵錢至前宋祥符年始置交子續蔡京又請創會子今之鈔法乃襲前宋交子會子之舊耳非古法也不必究其法始何代但可以利國濟民者通古今可行也前宋銅錢與交會並行以母權子而母益貴是時民間貧無置錐者亦有銅錢官會之儲無他子母相權而行也今國家造鈔雖廣而散在民間者甚少小民得之者亦甚難無他輕重失相權之宜也夫法立一時而弊出他日非法之不善也乃久而自不能無弊耳事極則變變極則反

能因弊更新然後可傳之不朽鈔法之弊已云甚矣天下之物重者爲母輕者爲子前出者爲母後出者爲子若前後倒置輕重失常則法不可行矣漢以銅錢而權交會之重交會爲母銅錢爲子宋以銅錢而權交會之重交會爲母銅錢爲子國初以中統鈔五十兩爲一錠者蓋則乎銀錠也以銀爲母中統爲子既而銀已不行所用者惟鈔而已遂至大鈔爲母小鈔爲子今以至元一貫准中統五貫是以子勝母以輕加重以後踰前非止於大壞極弊亦非吉兆美識也今物價日貴鈔價日賤往年物直中統一錢者今

直中統一貫如至元鈔五厘與一分買不成物街市之間無所用焉久而不革則至元一貫僅直中統一錢物直錢而鈔不直錢將見日賤一日而鈔法愈見澁滯此弊之一所宜急救也每歲發出鈔本倒換昏鈔止收三分工墨可謂巧於利國廉於取民矣殊不知一貫出一貫入鈔行民間僅有三分而民間之鈔反損三分也且鈔在天下昏爛則已何必倒換於古亦無倒換之法兼倒鈔之便止是城市間一簇人烟得濟若各縣百姓散居村落僻遠之地去城數百里得倒換者絕少未嘗便於小民也且所衛昏鈔既皆

付之兩丁則鈔本盡虛捨矣况外路倒換到合燒之  
鈔貫伯分明沿角無缺京都之下稱爲料鈔一歸煨  
燼誠爲可惜今但知可得工墨三分之利不悟虛捨  
本鈔九錢七分之害於國於民兩有所損將見口少  
一日而民間愈無鈔可用此弊之二所宜急救也古  
者藏富於民民富則國自富唐太宗因民依於國國  
依於民刻民以奉君猶割肉以充腹腹飽而身斃君  
富而國亡此之謂也當今救弊之策宜增造大德新  
鈔與至元鈔兼行大德五貫或二貫准作至元一貫  
明以大德易中統不過扶至元之輕以整一時之弊

鈔母既起則物價自平矣每歲發出各省勿令倒換  
就支作官吏俸錢和買絲料等用却以民間所出夏  
稅折糧課程贓罰諸名項錢起解大都以供支持賞  
賜及隨朝俸給庶國家鈔本俱爲實用而鈔散天下  
民亦無損行之數年民間之鈔不可勝用矣鈔法旣  
正更議鑄銅錢法使輔鈔而行則國家日富百姓日  
殷隆古至治將復見之若造新鈔而不行銅錢則鈔  
易壞爛損之多而益之少決難經久造銅錢而不行  
新鈔則至元太過恐一旦行之輕重相懸不以爲便  
二者不可偏廢也夫鑄銅爲錢乃古今不易之法盜

本紀  
賊難以賚將水火不能消滅世世因之以爲通寶使  
法不可行則上下二三十年間滅棄不用久矣何待  
今日始知之言者謂鑄一錢費一錢無利於國殊不知  
費一錢可得一錢利在天下卽國家無窮之利也  
先賢嘗曰鑄錢無利所以能久正謂費本之多故民  
聞盜鑄者少然國課自有見銅以銅價計之亦不至  
於大費工本惟鈔用本之輕故僞造者紛然立法雖  
嚴終莫能戢今天下真僞之鈔幾若相半如不之信  
但以中統鈔通而計之自初造至住造該若干倒換  
已燒該若干便可知矣若以鑄錢不償所費則造鈔

所得工墨三分必不了鈔局俸給一切物料之費也  
言者又謂錢重不可致遠尤爲愚昧夫國家輸運則  
鈔爲輕費百姓貿易則錢爲利便二者相因而未嘗  
相背卽子母相權之說此理甚明無足疑者今究其  
異議之原皆由內外官吏以利國爲重利民爲輕以  
至於誤天下國家也今有陳言謂何地產玉出金何  
處人家有奇珍異寶則朝廷忻然從之立見施行謂  
其有以利吾國也有陳言謂損朝廷一分之鈔可謂  
民間十分之利或無損於國而有益於民之事則一  
切視同故紙抑而不行謂其無以利吾國也上下相

蒙已成膏肓民生日蹙災害日臻國家雖富將焉用之愚今請造銅錢以翼鈔法雖於國未見近利將以大利於民耳如一歲造鈔一百萬錠五歲該五百萬錠紙之爲物安能長久五年之間昏爛無餘逐年倒換盡皆燒燬則五百萬錠舉爲烏有所存者僅工墨鈔十五萬錠而已如一歲造銅錢一百萬散在天下竝無消折歲累一歲布流益廣雖億千萬年猶同一日所謂鈔爲一時之權宜錢爲萬世之長計也今鈔中明具錢貫卽是銅錢之形古者懷十文銅而出可以醉飽而歸民安得而不富今之懷十文鈔而出雖

買米救渴亦不能敷民安得而不貧卽此已爲明驗不必旁引曲喻以論其利害也但比來言事者非指陳厚利不足以聳動朝廷之聽昔右丞葉李請造至元鈔謂中統一張僅可一張之用若以至元一張抵中統五張一歲造鈔之費無所增益曷可獲五倍之利以此啗國遂行其說豈知遺弊至於今日鈔價旣賤而僞造更廣數年之後至元一張止可當中統一張國家未見其利民間不勝其害實爲誤國之謀而當時遽以爲信迄今不覺其非亦可怪也已聞言者請以大德鈔一貫准至元鈔十貫卽葉李之策也若

右編  
如所言則他日至元之弊尤甚於中統矣亡宋自十  
六界加至十八界又加爲官會以至於國亡不救此  
覆轍可鑒也彼知造至元之利可以五倍不知鑄銅  
錢之利又可以百倍夫鈔云一伯文乃百銅錢今民  
間稱爲一錢一貫文乃千銅錢今民間稱爲一兩是  
一錢准爲百錢十錢准爲千錢也若以銅錢一錢自  
作一錢之用則物直鈔一伯文者可以一銅錢買之  
各處月申時估云物一斤該鈔二錢者今律以本色  
銅錢二錢則二伯文鈔可得物一百斤以元價計之  
省鈔一十九貫八伯文是錢有百倍之利矣旣利於

國又使於民猶復議擬久而不決甚可爲國之謀臣  
之歎也如准所陳造新鈔以扶至元之輕罷倒換以  
全國家之利鑄銅錢以通鈔法之滯富國惠民之道  
無以加此介夫前任湖湘司征猥役下僚區區忠愛  
無由自達欽觀累朝詔書節該諸人陳言在內者呈  
省聞奏在外者經由有司投進遂於前陳已准太平  
策內言有不能盡者摘出鈔法抑強戶計僧道四事  
罄竭底蘊赴湖南廉訪司及宣慰司投進雖蒙稱善  
斬於轉達言劇明切竟淪故紙今附錄於各項之後  
縱不獲遇於一時必將見知於異日有居樞要達官

大臣能以致君澤民爲心者當有取於所言切謂國之與民實同一體民富則國自富國富則天下自平用銅錢雖未覩近利且以富民爲先欽觀先皇帝立尚書省詔文內一款節該世祖皇帝建元之初頒行交鈔以權民用已有錢幣兼行之意蓋錢以權物鈔以權錢子母相資信而有證欽此銅錢初行民間得便歡謠之聲溢于閭里僅得逾年遽行改法又欽觀詔旨罷用銅錢節該雖畸零使用便於細民然壅害鈔法深妨國計欽此切詳詔意未嘗不以用錢爲便何爲於國有妨只此一語可見奸臣之誤國矣百姓

足君孰與不足若便於民卽利於國國與民相依而立安有便民而反妨國耶爲今之計不必取民之資以富其國但因國之資以富其民足矣所謂富民之術無他道也當思古者民何爲而富今者民何爲而貧貧富相懸係乎銅錢之興廢耳農家終歲勤動僅食其力所出者穀粟絲綿布帛油漆麻紵鷄豚畜產等物所直幾何若得銅錢通行則所出物產可以畸零交易不致物價消折得錢在手隨意所用入多一出少民安得而不富今窮山僻壤鈔旣艱得或得十貫一張扯拽不開若肯物還鈔則零不肯貼欲盡鈔

買物則多無所用展轉較量生受百端或喪婚之家急切使用只得以家藏貨物賤價求售貨不直錢而利盡歸於商賈之輩民安得而不貧詳今用錢之便有三一則歷代舊錢散在民間如江浙一省官庫山積取資國用可抵天下周年之稅非爲小補二則市廛交易不煩貼換雖三尺孤童亦可入市免有挑僞昏爛疑認之憂三則國之所出者鈔也民之所出者貨也鈔以鉅萬計國不可以得民貨貨以畸零計民不可以得國鈔若使畸零之貨可易銅錢則鉅萬之鈔自然流通此國與民之兩便也禁錢之不便亦有

三一則見有廢錢日漸消毀隨處變賣鎔化爲器滅棄有用之寶淪爲無用之銅深爲可惜二則市井懋遷難以碎貼店鋪多用鹽包紙標酒庫則用油漆木牌所在風俗皆然阻滯鈔法莫此爲甚三則商賈往來途旅宿食無得小鈔或留質當或以准折村落細民入市買物或背負穀粟或袖携土貨十錢之貨不得五錢之物或應買一錢之物只得盡貨對換此則農商工賈之通不便者也以三者之便兼以三者之不便固知銅錢誠不可廢也卽今民間所在私用舊錢准作廢銅行使幾於半江南矣福建八路純使廢



錢交易如江東之饒信浙東之衢處江西之撫建湖南之潭衡街市通行頗是利便愚嘗參酌古今若以銅錢一伯文准中統鈔一貫一分一錢極爲酌中亦與鈔文內貫形相符今銅價一斤該中統鈔一貫五伯每一斤銅可鑄錢一百六十箇則錢與銅價亦相等自無僞鑄之弊矣兼各處爐冶器具已有規可復鼓鑄除見管外仍設官旋造嚴禁民間擅鑄銅器見存之銅足可儘用銅坑所出更無盡藏將見國家日富百姓日殷太平盛觀何以加此此特言用錢之利而已鈔法之弊其害有不可勝言者鈔國課也朝廷

之柄用也而與民間共之可爲長太息可爲痛哭今民間之鈔十分中九皆僞鈔耳僞鈔遍滿天下而朝廷略不動念不知謀國之臣何如其用心也且如一年造鈔二百萬錠發出各省倒換舉化爲灰止存工墨鈔三十萬錠而已今民間富家巨室庸僧繆道豪商鉅賈一家所藏有不啻三十萬錠者合而言之箱篋畜藏何止百千萬億計非僞鈔而何善爲僞者與真無異雖識者莫能辨或有敗露到官乃造之未善不堪使用者耳愚嘗留杭見買賣者就庫倒出料鈔於店戶使用反覆觀之曰此僞鈔也試代以僞反忻

然而受之杭人習於市易尚不能辨况乎鄉落小民  
哉昔在仕途嘗推問僞鈔公事犯者謂一錠工本可  
以造鈔數百錠獲利如此人安得不樂爲之雖赴蹈  
湯火亦所不顧如不以爲然但更改鈔法悉令舊鈔  
赴官倒換新鈔必數百萬倍透出於元發鈔本矣又  
嘗考之自周漢以來皆用錢幣以珠玉爲上幣黃金  
爲中幣刀布爲下幣武帝用白鹿皮方尺緣以藻績  
爲皮幣後漢光武貨幣雜用布帛金粟章帝時令天  
下悉以布帛爲租市買皆用之至唐則全用銅錢或  
間以纈素不聞用鈔也至宋朝寇瑊刺蜀創置交子

以權一時之宜因而行於中國識者謂紙錢乃鬼神  
所用非人世所宜以人用鬼固知宋祚之不長矣不  
謂聖朝立法不求乎古而循襲亡宋之舊誠爲可惜  
愚於讀書之暇反覆繙繹頗得其說旣乏權位雖有  
其策志不得伸言不得達惟有懷能抱恨而已以紙  
爲鈔決難久長如欲用鈔必須改法宜倣古用幣之  
意以絹爲之國家立局置匠起機依鈔樣織成方幅  
每貫自爲一張約以尺二長七寸闊四圍邊幅俱全  
其貫文就機織成却以五方印色關防之取青於極  
東取紅於極南取白於極西取黑於極北取黃於中

土五色備具非民間可得之物雖欲僞爲將焉用之  
然織者可作大張難製小幅零用自有銅錢不必小  
鈔若朝廷出納則代以輕賚此卽子母相權之說一  
則可以數十年不壞三則僞造者不得爲之三則免  
倒換燒燬之煩行之數年成多損少其鈔自不可勝  
用矣立法之善無出於此故曰鈔決不可用錢決不  
可改此事有關國計非泛泛雜律常例之比可以富  
民可以強國可以解歲饑可以弭外患可以萬世開  
太平真久安長治之策也惟是羣言噂沓誰適爲謀  
築舍道傍歲不我與因循苟且唯唯悠悠最爲政之

大患也深慮廢錢日銷僞鈔日廣國計日削大柄日  
移其流禍豈淺淺哉伏願賢相名卿其疾圖之天下  
幸甚

鹽法

元成宗時上

鄭介夫

富國惠民無出於鑄山煮海二事而已鑄銅爲錢固  
乃國家之大典煮鹹爲鹽雖知爲重而未得規畫之  
方今隨處立運司各場置令丞實以課程浩大必須  
另設衙門以專管領不知爲蠹民間甚不小也致弊  
百端何可勝言其於國家實無所益且如福建一道  
僅抵淮浙一場周歲辨鹽七萬引亦設運司正官首

本編 卷之三十二  
領官吏人等所轄一十場批引入所鹽倉二處官攢  
大吏游食之徒不計其數惟吞食鹽戶而已今各處  
運司官吏每歲輪番分司給散工本雖曰唱名其實  
陽散陰收纔併開煎卽以守催監裝開竈起火住火  
比附考較封埕巧立名色百計科擾場官因而倍取  
鹽戶必須應付又有總司差人催辦取數什伍爲羣  
不時下場追擾若不取之鹽戶從何而出上下交征  
通同隱蔽戶之富者尚堪少延貧者無措必致私煎  
私賣之弊官司追搜如捕重寇只得舉家逃竄卽日  
逃戶已多不敢申明止令同竈鹽丁代辦數年以後

必盡逃矣此鹽司之設不便於鹽戶也商旅販賣所  
以流通鹽法助辦官課令運司賣引鹽倉支鹽則有  
照引散帖百種需求方得支發纂節去處又設批引  
官索瘢求瑕恣行刁蹬至地頭行賣又差拘收引官  
檢校多餘無非漁獵客人而已若鹽價高運司官吏  
詭名先行攬買或鹽價低則勾鹽商聘賣及有上司  
官與權要之家挾勢奪買必須先儘數足而鹽商有  
守等半年一年不能得者又計其引數需要荅頭錢  
以客旅與官府交易本自疑忌豈可更加挾持此鹽  
司之設不便於商旅也運司關防私鹽併遠場毀遠

竈立團煎煮外立團軍巡綽爲法可謂嚴矣但團軍  
歲一更易何所顧藉附團數十里鷄犬不得寧甚至  
掠人殺牛椿配居民無所不爲其能保私鹽之不漏  
乎又有鹽司差人及管軍頭目巡鹽絡繹鄉村間遇  
見有鹽不審虛實便指爲私從其詐騙則免公庭少  
不依隨遂成實禍及有正犯到官者設無賄賂監禁  
經年轉指平民連逮無已溪壑旣厭盡皆撤放或至  
遭斷者無非窮民斷沒家財一半多不過五七貫而  
已有援者咸得請脫無力者必至於罪此鹽司之設  
不便於百姓也運司立法凡有私鹽生發罪及州縣

正官鹽出於倉場而罪歸於州縣似此無辜何異池  
魚之殃兼鹽戶不屬有司無相統攝致有一等慣賣  
私鹽無賴之徒結構鹽司上下容情縱令不軌無所  
畏憚及與附場民戶交參住坐便作竈戶柴戶等名  
色紊同影占又有民稅詭寄規避差役凡遇有司追  
會詞訟庇稱鹽戶沮撓官府不得施行有必合約問  
之事卽以辦課推辭動經歲月不得杜絕此鹽司之  
設不便於官府也煮鹽權課所以資助國用今言者  
但知爲國興利不知爲國省力總其所入爲數雖多  
扣其所出已費不少何異以羊易牛猶謂之得策耶

且以一引鹽論之歲給工本及柴草等物又有鹽司官吏月支俸給般運水脚之費通以價錢准除折算而官司月過本錢將及一半矣此大不便於國家者也夫畜猫防鼠不知饒猫竊食之害愈甚養犬禦盜不知惡犬傷人之害尤急今鹽司官吏猶饒猫惡犬之爲害也宜先去之則鼠自穴藏盜亦屏迹矣唐劉晏專用椎鹽以充軍國之用觀其行事一時莫及後世亦無有以繼其軌者其言曰戶口滋多則賦稅自廣理財常以養民爲先又謂官多則民擾但於出鹽之鄉置鹽官收鹽戶所煮之鹽轉鬻於商人任其所

之自餘州縣不復置官或商絕鹽貴則減價鬻之謂之常平鹽其始江淮鹽利四十萬緡季年乃六百餘萬緡由是國用充足民不困弊此已驗良法古今不能易也爲今之計不必立竒求異但祖述劉晏之遺規則盡善矣宜將鹽運司衙門及各場所設官吏團軍巡卒盡行革去併入有司管領選省部內才幹官一員克權鹽使於各州縣摘佐貳官一員提調鹽事於出鹽去處設鄉官一員專掌支發但簽取本處有底業富家應當亭戶分認周歲鹽額令亭戶自行收拾竈戶任便煎煮隨處立倉交納亭戶不致於逃亡

竈戶可息於追剝民戶亦免團巡誣逮之擾既無所  
擾自皆樂於應辦矣若非亭戶竈戶而自煎者方爲  
私鹽許令鹽戶告發依條治罪事既歸一誰敢輕犯  
如工本實爲鹽司所有而鹽戶虛受其名得免額外  
苛虐已云幸矣雖不支工本亦無怨也終歲額辦鹽  
引預於春季作一次發下諸路給散各鄉官收管令  
客人徑於收鹽去處支買依時價兩平交易聽從他  
處發賣隨所至繳鹽引自可革去買引攬引支鹽分  
例批引過關一應之弊商人獲利既厚則販者必多  
而民間亦可得賤鹽食用也古今鹽法不過爲辦課

耳使課而無虧何必廣布衙門自取多事今鹽有定  
額戶有定數私煎有定罪若一委之有司取辦於亭  
戶既省俸給工本自可全收課程官享其利而民安  
其業矣至於戶日蕃而賦益廣鹽日多而利益博他  
日之增羨未可以限量計也富國惠民之道已盡於  
此

請罷瓊林大盈二庫狀

陸贄

唐德宗時駕幸奉天贄上狀

臣聞作法於涼其弊猶貪作法於貪弊將安救示人  
以義其患猶私示人以私患必難弭故聖人之立教

也賤貨而尊讓遠利而尚廉天子不問有無諸侯不言多少百乘之室不蓄聚斂之臣夫豈皆能忘其欲賄之心哉誠懼賄之生人心而開禍端傷風教而亂邦家耳是以務鳩斂而厚其帑積之積者匹夫之富也務散發而收其兆庶之心者天子之富也天子所作與天同方生之長之而不恃其爲成之收之而不私其有付物以道混然忘情取之不爲貪散之不爲費以言乎體則博大以言乎術則精微亦何必撓廢公方崇聚私貨降至尊而代有司之守辱萬乘以效匹夫之藏虧法失人誘姦聚怨以斯制事豈不過哉

今之瓊林大盈自古悉無其制傳諸者舊之說皆云創自開元貴臣貪權飾巧求媚乃言郡邑貢賦所用蓋各區分稅賦當委之有司以給經用貢獻宜歸乎天子以奉私求玄宗悅之新是二庫蕩心侈欲萌祗於茲迨乎失邦終以餌寇記曰貨悖而入必悖而出豈其明效歟陛下嗣位之初務遵理道敦行約儉斥遠貪饕雖內庫舊藏未歸太府而諸方曲獻不入禁闈清風肅然海內丕變議者咸謂漢文却馬晉武焚裘之事復見於當今近以寇逆亂常鑿輿外幸旣屬憂危之運宜增儆勵之誠臣昨奉使軍營出由行殿



忽觀右廊之下榜列二庫之名懼然若驚不識所以何則天衢尚梗師旅方殷瘡痍呻吟之聲噢咻未息忠勤戰守之效賞賚未行而諸道貢珍遽私別庫萬目所視孰能忍懷竊揣軍情或生缺望試詢候館之吏兼採道路之言果如所虞積憾已甚或忿形謗讟或醜肆謳謠頗含思亂之情亦有悔忠之意是知昨俗昏鄙識昧高卑不可以尊極臨而可以誠義感頌者六師初降百物無儲外扞兇徒內防危堞晝夜不息迨將五旬凍餒交侵死傷相枕畢命同力竟夷大艱良以陛下不厚其身不私其欲繼甘以同卒伍輟

食以啗功勞無猛制而人不攜懷所感也無厚賞而人不怨悉所無也今者攻圍已解衣食已豐而謠讟方興軍情稍阻豈不以勇夫恒性嗜貨矜功其患難旣與之同憂而好樂不與之同利苟異恬默能無怨咨此理之常固不足怪陛下誠能近想重圍之殷憂追戒平居之專欲器用取給不在過豐衣食所安必以分下凡在二庫貨賄盡令出賜有功坦然布懷與衆同欲是後納貢必歸有司每獲珍華先給軍賞瓌異纖麗一無上供推赤心於其腹中降殊恩於其望外將卒慕陛下必信之賞人思建功兆庶悅陛下改

過之誠孰不歸德如此則亂必靖賊必平徐駕六龍  
旋復都邑興行隆典整緝焚綱乘輿有舊儀郡國有  
恒賦天子之貴豈當憂貧是乃散其小儲而成其大  
儲也損其小寶而固其大寶也舉一事而衆美具行  
之又何疑焉恡少失多廉賈不處溺近迷遠中人所  
非况乎大聖應機固當不俟終日不勝管窺願效之  
至謹陳冒以聞謹奏

論奉宸庫估賣物色

趙抃

宋仁宗時上

臣竊聞已降指揮奉宸庫估計珠犀玉帛珍寶等物

差官置場出賣伏緣奉宸庫係朝廷寶秘之物  
一旦卽行估賣深損國體兼又市井張皇道路傳播萬  
一遠夷聞之將謂我朝何故窘急如此且國家內有  
省庭庫藏外有四方貢賦若能節省浮費則用度自  
可取足何必輕信淺議搜刷禁庭寶秘之物虛耗內  
帑動搖人心所得甚微所失甚大臣愚伏望聖慈爲  
國惜體所有奉宸庫見行估賣物色特賜指揮寢罷  
會計內帑

會計內帑

宋哲宗時上

上官均

臣聞財用出於一司則有無多少得以相通差繆攘  
盜得以稽察故財無妄出之費而國無不足之憂然

後可以裕民之財力而仁澤被於天下周之太府掌九貢九賦九功之式受財貨之入所以待王之膳服賓客祭祀賜予玩好之類皆總於太府歲終會財賄之出入可謂財用出於一故有無多少得以相通差繆攘盜得以稽察而國無不足之憂自漢及唐其理財設官不若周之條理詳備其計入爲出不若周之法制全密則上下颺颺然常以不給爲患不亦宜乎先朝自新官制蓋有意合理財之局總於一司故以金部右曹案主行內藏受納寶貨支借拘催之事而奉宸內藏庫受納又隸太府寺然按其所領不過關

報寶貨之所入爲數若干其不足若干爲之拘催歲入之數而已至於支用多少不得以會計文籍舛謬不得以稽察歲久朽腐不得以轉貿總領之者止中官數十人彼惟知謹扃鑰塗窗牖以爲固密耳承平歲久寶貨山積多不可校至於陳朽蠹敗謾不知省又安能鈎考其出入多少與夫所蓄之數哉臣切聞昨來內藏斥賣遠年縑帛每匹只二三百文夫自方郡之遠至內帑每縑之直須近二千餘斤賣之直止於十之一二此不知貿易移用之弊矣夫不知理府庫之財而外求於民不知節用之術而爲多斂之計

此有司之罪也臣以爲宜因官制之意令戶部太府寺於內藏諸庫得交檢察而轉貿其歲久之貨幣則帑藏有盈羨之實而無棄敗之患國用足而民財裕矣

乞以封椿錢賜戶部及諸路轉運使

宋哲宗時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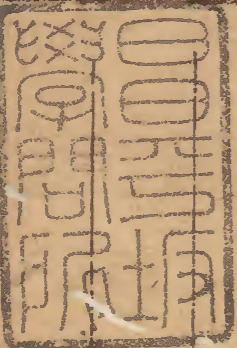
范祖禹

臣伏見近遣戶部郎官往京西會計轉運司財用出入之數自來諸路每告乏朝廷詳酌應副其餘則責辦於外計今既遣郎官會計必見缺少實數若其數不多則朝廷可以應副若其數浩大不知朝廷能盡

應副邪或止如常歲量事與之也若量事與之則朝廷既見其闕少之實而不盡與無以爲說若盡數與之則恐他路援而爲例朝廷視天下如一無有厚薄欲悉應副則或有所不逮不悉應副則轉運司無以爲計不刻剝百姓何所取之如此則陛下赤子必受其弊不可不深慮也又朝廷既委轉運使副以一路財計而不信其所言虛實必遣郎官然後可信是使諸路使者人人有不自信之心每遇缺少則倚望朝廷遣官會計愈不任責臣以爲此不可爲後法欲乞自今諸路凡有告乏只委轉運司官會計保明聞奏

如有不實卽重行黜責其誰敢妄臣竊謂今諸路經費所以不足者由提刑司封樁闕額禁軍請受錢帛斛斗萬數不少此乃戶部轉運司本分財計先帝特令封樁以待邊用蓋恐倉猝調發不及故爲此權宜之制今朝廷方務安邊息民則封樁之法宜悉蠲除欲乞自熙寧十年初封樁以來已起發上京及今日已前未起發上京數目盡以賜尚書戶部諸路轉運司以佐經費今天下諸路例多窮乏而蓄其財於無用之所坐視困竭而不爲救濟非均通有無足用裕民之政也緣自封樁至今已十餘年一旦撥還諸路必稍舒緩其利害較然無疑伏乞早降指揮施行  
貼黃臣恐議者或謂先帝以此備邊今不當變改

臣恭聞先帝嘗有弛張之議蓋自古權宜之法多不可久行時異事殊則後人必有更張三代以來無不如此若張而不弛不唯無以濟國家之急亦非先帝聖意



荆川先生右編三十一卷終

